元朝秘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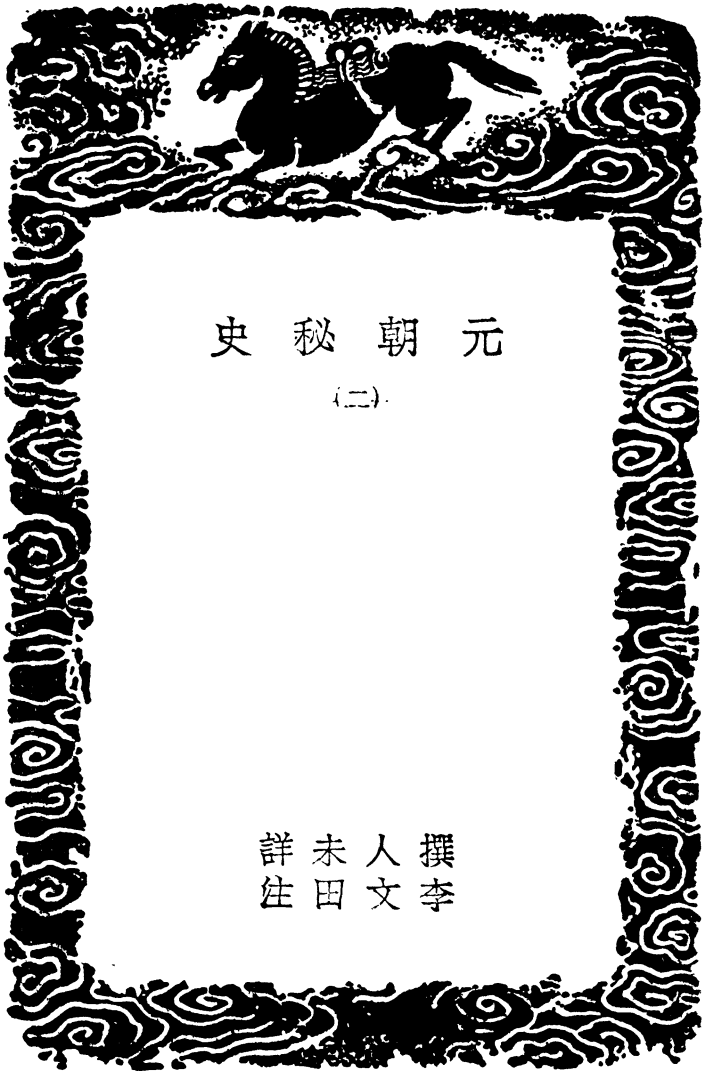
二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元朝秘史

（二）

李文田 撰
未詳人 注

元朝祕史卷五

張氏影元槧本。自此以下至第七段并入卷四。以下方入卷五。

其後雞兒年。

皇元聖武親征記以此爲壬戌秋事。所云雞兒年者。蓋約會在辛酉。而交[illegible]壬戌秋也。

合塔斤等十一部落。

合塔斤部出自朶奔篾兒干之第三子不忽合塔吉。速不台傳。奏以乃蠻怯烈杭斤欽察諸部千戶通立一軍。杭斤當卽合塔斤之合音也。

於阿勒灰不剌阿地面。

不剌。泉也。明余庭璧事物異名曰。泉。蒙古曰布剌。西域水道記曰。凡河。國語曰畢喇。是也。阿勒灰不剌。卽本卷後文之兀勒灰河。其地名失魯格勒只惕。又後文七卷作浯泐灰溼魯格泐只惕。近答闌揑木兒格思之地。蓋塔塔兒所居。今塞北漠南地也。明葉向高四裔考曰。明初。畫嘉峪關以西。先後置衛八。而哈密最西。近土魯番。爲西域咽喉。其部落有回回畏吾兒哈喇灰三種云云。今案祕史。則垂河以南。卽回回祕史之畏兀。及委兀。卽畏吾兒。祕史之阿勒灰兀勒灰浯泐灰。卽哈剌灰也。水道提綱塞北漠南篇曰。松花諾尼以

西克魯倫以南。地多沙土。卽少經流。大漠古稱瀚海。今曰戈必。井泉亦罕覯焉。盧河土名烏爾虎河。圖作吳兒灰河。源出索岳爾濟山。山甚長大。袤延數百里。其西麓臨大漠。東北卽枯倫貝也。盧河南流曲曲而西南三百里許。經烏朱穆秦左翼東六十里。折而西流。北合色野爾濟河。南合音札哈河。賀爾洪河。入右翼界。至克勒河漠之地。涸云云。吳兒灰。卽浯泐灰。又卽兀勒灰。又卽阿勒灰。不剌矣。虞集句容郡王碑曰。土土哈從成宗援也只里王。敗叛王火魯哈孫於兀魯灰。還至哈剌溫山。夜渡貴列河。敗叛王哈丹之軍。盡得遼左諸部。又元文類五十張宏行狀曰。公生遼東兀魯回河。樂其風土。且便畜牧。遂留居焉。據上數說。則兀剌灰河在今烏朱穆秦旗。故與遼東鄰矣。

聚會商議。欲立札木合做君。

本紀曰。乃蠻部長不魯欲罕不服。帝與汪罕征之。積屍以爲京觀。乃蠻之勢遂弱。時泰赤烏猶強。帝會汪罕於薩里河。與大戰斡難河上。斬獲無算。哈答斤部散只兀部朶魯班部塔塔兒部宏吉剌部聞乃蠻泰赤烏敗。皆畏威不自安。會於阿雷泉。斬白馬爲誓。欲襲帝及汪罕。宏吉剌部長迭夷恐事不成。潛告變。帝與汪罕自虎圖澤逆戰於盃亦烈川。大敗之。帝駐軍徹徹兒山。起兵伐塔塔兒部。部長阿剌兀都兒等來逆戰。大敗之。時宏吉剌部欲來附。哈撒兒不知其意。掠之。於是宏吉剌歸札木合。與朶魯班亦乞剌思嗒答斤火魯

剌思塔塔兒散只兒諸部會于犍河。共立札木合爲局兒罕。盟于禿律別兒河岸。此元史敍諸部立札木合本末也。核以祕史。則不甚相合。蓋元史取之親征記。今記雖有傳本。而譌奪太多。頗難援證。殊不及祕史完整。但祕史亦有斷爛。未可執此遂疑元史之非。觀後文云札木合潰散乃蠻等十一種各回部落。則此會有乃蠻可知。惟祕史前文殊無乃蠻起釁之故。則殘缺明矣。又元史召烈抄兀兒傳曰。太祖時。有哈剌赤散只兒朵魯班塔塔兒宏吉剌亦乞列思等。謀奉札木合爲帝。將不利於太祖。云云。雖無乃蠻一部。然各部之名。與本紀相應。列傳取材家乘。或不荒唐。聚而考之。亦補闕拾遺之意爾。

於是衆部落共殺馬設誓訖。

以元史與祕史考之。除合塔斤外。曰散只兀。卽輟耕錄散朮兀歹也。蓋出於孛端察兒之兄不忽禿撒勒只。所云做了撒勒只兀惕姓氏者也。曰朵魯班。出於朵奔蔑兒干之後。所云朵兒邊的姓。又輟耕錄之朵里別歹者也。曰宏吉剌。卽翁吉剌也。曰亦乞剌思。卽輟耕錄之亦乞列歹。又卽卷四亦乞列孫。與不圖同族者也。曰火魯剌思。卽輟耕錄色目三十一種之火里剌。又上文四卷之斡羅納。蓋出於海都之孫斡羅納之後。此外則札木合部。塔塔兒部。泰赤烏部。蔑兒乞部。乃蠻部。並詳祕史矣。

順額洏古涅河

（按孛端兒逢乃朵奔兒都蠻鎖鄂兒之後。）

水道提綱曰克魯倫河瀦爲枯倫湖自出枯倫湖東北流經黑龍江索倫界兩岸無山土人名爲額爾古納河實克魯倫河也又東北流兩岸有山而黑龍江自西來會龍沙紀略曰自界碑橫而東也河之由南而北入黑龍江者四鄂爾姑納爲俄羅斯界河故其名獨著小河匯此而入黑龍江者十有一而伊密河特納客河魁河莫勒根河札敦河五河又匯於開拉里河以入鄂爾姑納達於黑龍江朔方備乘曰額爾古訥河爲中國與俄羅斯分界之水其上游曰克魯倫河源出車臣汗中右後旗大肯特山東南流經拖諾山南聖祖賜名飲馬河轉東北流瀦呼爲呼倫湖復從湖東北溢爲額爾古訥河東北流又北逕分界摩崖碑東又北與黑龍江會

按上呼字衍

至於刊沐連河洲的地行

事物異名曰河蒙古語曰木連據此語以考之劉郁西使記有昏木輦邱處機西遊記有吹沒輦霍蘭沒輦答剌速沒輦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錄有烏斯國之烏斯沐連皆河也此刊沐連卽刊河又卽本紀之犍河也然不知所在惟元史召烈抄兀兒傳曰諸部等居堅河之濱忽蘭也兒吉之地是堅犍同音與刊字聲轉既有塔塔兒宏吉剌之居則此河洲者卽克魯倫河之洲也水道提綱曰克魯倫河東北流經西拉得克西撥各山之陰又東百里中有沙洲曰朮兒呼朮又東北流東經杜勒鄂模又東河心有沙洲南岸爲他本

托羅灰之北麓。折東南流。又東流二百里至南岸小山。折向東北百數十里。至南岸大山東北麓。折東南流百數十里。至東岸山南麓。折東北流百數十里。折向正北數十里。又東北流。中有沙洲。其東南岸外。則杜勒鄂模也。又曰。喀爾喀河匯爲巨澤。曰布伊爾湖。自湖正北流出百數十里曰烏順河。中有沙洲。受西南來之烏藍布勒克水。又北。折而東北。又西北流。入枯倫湖。以上沙洲數處。皆在額涌古湟河。未知孰爲刊沐連河洲。若以札木合所居之豁兒豁納川求之。則喀爾喀河流出者爲較近也。

將札木合立做了皇帝。

本紀曰。盟于禿律別兒河岸。誓曰。有洩此謀者。如岸之摧。如林之伐。共舉足踏岸。揮刀斫林。按禿律別兒河岸。蓋卽朶兒邊之族所居。所謂朶魯班部。與禿律別對音也。

欲攻成吉思與王罕。被豁羅剌思種的人豁里歹。

前文四卷豁羅剌氏有薛赤兀兒。此豁里歹當是彼同族。

到古連勒古地面。

山名。在不兒罕山前。桑沽兒河所出。太祖建營於此。

告與成吉思。

本紀曰。塔海哈時在衆中。與帝麾下抄吾兒連姻。抄吾兒偶往視之。具知其謀。卽還至帝

所悉以其謀告之。又召烈台抄兀兒本傳曰。抄兀兒知其謀。馳以告太祖。史文與祕史不同。且豁羅剌思氏出自海都孫斡羅納。召烈台出自孛端察兒少子沼兀列歹。亦難混也。

成吉思使人告與王罕。王罕於是收集軍馬。成吉思行來了。

王罕與成吉思相合著。順客魯漣河迎著札木合去。

本紀曰。帝卽起兵逆戰於海剌兒帖尼火魯罕之地。與下文額揑堅歸列禿。未詳同異。

成吉思使阿勒壇三人作頭哨。

前阿勒壇推戴太祖時。曾誇說云。多敵行俺做前哨。故用之。

王罕使桑昆等三人作頭哨。

桑昆遼官。遼史作詳穩。時王罕亦設此官。以其子亦剌哈爲之也。本紀直稱亦剌合。而二十一年紀又作赤臘喝翔昆。則名旣錯出。官仍茫昧。又朮赤台傳曰。怯列王可汗之子鮮昆。有智勇。諸部畏之。同此一人。或稱名。或稱官。或官與名並舉。均不易悟。聊詳記之。俾了然也。

其頭哨內。又自差人前去額揑堅歸列禿。

此一地名。其時屬札木合。

撒克撒列。

即前文一卷扯克撒兒

赤忽兒忽。

即前文一卷之赤忽兒古。此兩山名也。撒克撒列。爲塔塔兒部所居住。時烈祖被毒於此。

赤忽兒忽。則翁吉剌部所居。光獻翼聖皇后外家在焉。皆塔塔兒泰赤烏兩部所雜處矣。

三處地面哨望。其阿勒壇等至兀乞惕牙地面。有赤忽兒忽哨望人來報說。

蓋從克魯倫河岸而至赤忽兒忽。則必先至兀乞惕牙。故折回報知。

敵人將至其阿勒壇等遂前迎去拏消息。行間遇札木合頭哨阿兀出把阿禿兒等說話了。

太祖至是知其貳於札木合。而以軍情輸告之。

見天色已晚。卻回來大軍營內宿了。

至次日。成吉思軍與札木合軍。相接於闊亦田地面對陣。

本紀作闊奕壇之野。

布陣間。札木合軍內不亦魯罕。

本紀作不魯欲罕。又作卜魯欲罕。乃蠻之長。而太陽罕之兄也。

忽都合。

後文八卷蔑兒乞部長脫黑阿子名忽都。當即同一人。

兩人有術能致風雨。

金幼孜北征錄曰。永樂八年五月二十八日發雙清源。午至河。縛筏渡水。得一木板。上有虜字。譯史讀之。乃祝雨之言也。虜語謂之札達。華言云詛風雨。蓋虜中有此術也。東華錄康熙五十六年諭曰。書册所載。有所謂雷斧雷楔。大約得自深林者皆石。得自平原者皆銅。朕所得最多。將小石一塊。置於泉水攪之。卽可祈雨。蒙古謂之查達齊。書册則曰查達也。方觀承松漠草詩注曰。蒙古西域祈雨。以楂達石浸水中呪之。輒驗。楂達生駝羊腹中。圓者如卵。扁如虎脛。在腎似鸚武觜者良。色有黃白。駝羊有此則漸羸瘁。生剖得者尤靈。

輟耕錄曰。往往見蒙古人之禱雨者。惟取淨水一盆。浸石子數枚而已。大者若雞卵。小者不等。然後默持密呪。將石子淘漉玩弄。如此良久。輒有雨。石子名曰鮓答。乃走獸腹中所產。獨牛馬者最妙。恐亦是牛黃狗寶之屬耳。

廷式按此段似仍用原註太祖威名日甚盛云云。似較有益於

欲順風雨擊成吉思軍。不意風雨逆回。天地暗晦。札木合軍不能進。皆墜澗中。札木合等共說天不護佑。所以如此。軍遂大潰。

札木合軍既潰散後。乃蠻等十一種各回部落。

國朝福撫慶異域竹枝詞新疆篇注曰。雪山起自嘉峪關而西。山南爲南路。山北爲巴里坤。烏魯木齊。伊黎。塔爾巴哈台。其餘愛曼無算。吳省蘭注曰。按愛曼。譯語村落也。又俞正燮癸巳類稿土爾扈特投誠始末書後曰。乾隆三十六年京報舒文襄奏土爾扈特車伯克見將軍言土爾扈特各愛滿較俄羅斯所習經典俱異云云。據上兩說。則乃蠻卽部落

後之讀史者。又按愛曼恐非乃蠻之轉。蒙古語乃愛字頭不同也。又音之轉者。多由變聲。罕由叠韻。拙見如此。未知有當否。

之義。古今土語未改。其時塔陽之父亦難察。取以名國也。輟耕錄色目氏族三十一種。乃蠻歹居其一。

札木合將立他的百姓擄了。順額洏古涅河回去。於是王罕追札木合。

自後札木合每在王罕處必因此役而降。然自此不居豁兒豁納川。蓋已失之於太祖矣。

成吉思追泰亦赤兀惕種阿兀出把阿禿兒。

札木合之頭哨。誘阿勒壇等貳於太祖者也。

阿兀出把阿禿兒至自己部落。將百姓起了。渡過斡難河。整治軍馬。候成吉思來對戰。成吉思既到。連戰數合。日晚。各就戰地處相抗著宿了。

成吉思與泰亦赤兀惕戰時。其頸被傷流血。蒼黃之甚。有臣者勒蔑將壅血吮去。至夜半。成吉思方醒悟。說我血已自乾了。好生渴得甚。者勒蔑乃裸身徑去敵人營內。於車箱中尋馬乳不得。止有酪一桶。挈回來。其來往間。曾無一人見者。又尋水來。將酪調開。與成吉思飲。成吉思旋飲旋渴。三次方已。成吉思說。我眼已明。心已省了。遂起身。坐間天明。及視坐處流的血都如泥濘。成吉思說。如何這般做遠些棄呵不好。者勒蔑說。荒忙不及遠去。又怕離了你。當地嚥的嚥了。吐的吐了。我肚裏也入去了多少。成吉思又說。我傷既如此。你如何裸身入敵營。倘若被拴。你豈不說我被傷。者勒蔑說。我若被拴。我說本是投降你的人。被他每得知。

將衣服脫去欲殺閒。遂扯脫走來。彼必以我言語爲至誠。必與我衣服用我。我必將他馬騎了走來。成吉思說。在前被蔑兒乞惕於不而罕山困我時。你曾救我性命。

是役者勒蔑相從捍衞察探。見三卷。

今次又將壅血吮去。我正乾渴。你又捨命尋將酪來與我吃。使我心內開豁。這三次恩。我心中永不忘了。次日。成吉思視敵人已於夜閒潰散去了。營內百姓。自料不能逃。就不曾起去、成吉思上馬。將已走的百姓。亦當將回來。忽山嶺上見一箇穿紅的婦人。哭著大聲叫帖木眞。成吉思遂使人去問。那婦人說。我是鎖兒罕失剌女名合答安。

事在前文二卷。

丈夫現被軍要殺。所以喚帖木眞來救。成吉思既知便去救。比成吉思至。其夫已被軍殺了。成吉思遂於此地下營。將合答安至與之並坐。

元史后妃表。據歲賜錄忽答罕皇后守第四鄂爾多。不道卽合答安否。又有合答皇后。未詳孰是。據後文十卷太祖對鎖兒罕失剌云。你父子每藏著我。教合答安女子奉侍我。則合答安似曾被幸。此次又因其夫已死。與以位號耳。

至次日。鎖兒罕失剌者別。

者別元史無傳。錯見於本紀及各傳中。本紀稱若赤老溫若哲別皆來降。又云。遣虎必來

哲別二人爲前鋒。則作哲別。七年紀云。遮別攻東京不拔。又作遮別。至吾也而傳並官名稱之爲折不那演。曷思麥里傳從哲伯攻乃蠻。速不台傳與只別追回回國王滅里。又巴而朮阿而忒的斤傳作者必那演。又也罕的斤傳作折別兒。至木華黎傳竟作闍別。皆是人也。蒙韃備錄曰。有鷓博者。官亦穹、見隨成吉思掌重兵。皆此者別之殊文矣。

二人亦見。二人原係泰亦赤兀惕種脫朶格家人。

前文二卷云。鎖兒罕失剌爲速勒都孫氏。則所云泰亦赤兀惕者。專指脫朶格耳。巴塔赤罕以下。並無速勒都孫氏。則非太祖同族。故二人非泰赤烏。乃泰赤烏人之家生子也。脫朶格後文十卷作脫迭干。彼文以也客扯連放馬之乞失里並稱。則鎖兒罕失剌原非貴族。而同來之者別。可推矣。

成吉思對鎖兒罕失剌說。在前我帶的枷。你父子每有恩於我。如何來遲。鎖兒罕失剌說。我心已自倚仗著你。若早來。恐泰亦赤兀惕將我妻子誅滅了。所以今日方來。

成吉思問者別。闊亦田地面對陣時。自嶺上將我馬項骨射斷的果是誰。者別說。是我射來。

元史速不台傳曰。太祖與乃蠻部戰於長城南。忽魯渾以百戶從。射卻其衆。奔闊出檀山而潰。闊出檀似卽闊亦田。但者別從敵人射太祖。忽魯渾助太祖。射敵人耳。

如今皇帝教死呵。止汚手掌般一塊地若教不死呵。我願出氣力。將深水可以橫斷。堅石可

以衝碎。

語意近水截蛟龍。陸斷犀象。前文二卷云。深水乾了。明石碎了。然則此二語。乃漠北常談也。

成吉思說。但凡敵人害了人的事。他必隱諱了不說。如今你卻不隱諱。可以做伴當。

太祖釋射鈎之怨。收扛鼎之功。其獲效於者別多矣。史雖無專傳。然其功可考也。記曰。錄人之功。容人之過。宜爲君者也。太祖有焉。

初者別本名只兒豁阿歹。因他射死戰馬能的上頭。賜名者別。如戰馬般用著他。者別軍器之名也。

元史語解曰。哲伯。梅針箭也。西清黑龍江外紀曰。從軍用梅針箭。行獵用骨披箭。骨披箭鞄頭銜銕鏃闊梅針箭鏃數倍。一人例佩十三枝。今則十一枝。爲壯士率佩七九。國語骨披箭曰占。故俗謂其鏃曰占葫蘆。亦稱哨箭也。

張氏影元槧本。自此以上爲卷四。以下割入卷五。與大典本異。

成吉思將泰亦赤出兀的阿兀出把阿禿兒子孫殺盡將百姓起來。

祕史俺巴孩十子。其可考者只合答安一人。泰亦赤兀氏出自俺巴孩。此阿兀出當爲俺巴孩之子。

至冬已合牙地面住冬了。

地在客魯漣河源頭。太祖迎王罕供給之處也。

泰亦赤兀惕種的官人塔兒忽台乞鄰勒禿八字爲名。因與成吉思有仇

謂起營時撇下太祖母子不呼喚也。事在前文二卷。太祖紀曰。族人泰亦烏部舊與烈祖相善。後因塔兒不台用事。遂有隙。絕不與通。塔兒不台。卽塔兒忽台乞鄰勒禿也。前文作塔兒忽台乞鄰勒黑。後文或作塔兒忽台乞鄰勒禿黑共九字。

避於林中。其家人失兒古額禿老人并二子阿剌黑納牙阿。

納牙阿。後或但作納牙。

將塔兒忽台乞鄰勒兀兀當作禿。欲獻與成吉思。其人體肥不能騎馬。載於車內。塔兒忽台乞鄰勒禿有弟并子追至。失兒古額禿老人懼怕。遂將塔兒忽台乞鄰勒禿壓住。抽出刀子說。我殺你也死。不殺你也死。不如先殺了你。我然後死。塔兒忽台乞鄰勒禿呼其弟與子說。他要殺我。若殺了我。你每要我死尸何用。不如快回去。便送到帖木眞處。也必不殺我。我於帖木眞少時亦曾有恩。其弟與子遂回了。失兒古額禿至忽禿忽地面。其子納牙阿說。我每若將他拏至帖木眞處。必說我每拏了正主。難做伴當。必將咱每殺了。不如放回去。對帖木眞說。我每本將塔兒忽台乞鄰勒禿拏來。因是正主。心內不忍的上頭。放回去了。成吉思必容我

每。於是放回去了。到成吉思處備言其事成吉思說。若你每將他拏來。我必殺了你每。你每不忍卻放了也好。所以特賞納牙阿。

爲後文封納牙中軍萬戶張本。

在後成吉思在帖兒速地面。有客列亦種人。

卽王罕脫斡鄰所統部族也。

札合敢不來降。

本紀曰。札阿紺孛者。部長汪罕之弟也。

時蔑兒乞欲與成吉思戰。

前文三卷太祖與王罕札木合將蔑兒乞百姓殘毀。房子推倒。故蔑兒乞猶欲報仇。

成吉思遂與札合敢不將蔑兒乞戰退。又客列亦種及那禿別干董合等。

輟耕錄蒙古氏族有禿別歹。卽禿別干之對音。董合。本紀作董哀部。此二部故屬王罕。紀載太祖與董哀部遇。又帝還至董哥澤駐軍。似此部以董哥之澤得名者。

潰散的百姓亦來降。

其所以潰散者。蓋王罕與西遼戰。新爲西遼所敗。

初客列亦種王罕與成吉思父也速該契交之故。

此因王罕來依太祖。而追溯王罕前來依烈祖事。

因在先王罕將父忽兒察忽思不亦魯罕的諸弟殺戮。

此罕以八字爲名。本紀作王汗之父忽兒札胡思盃祿。諸弟。謂罕所生之子。乃汪罕之諸弟也。後文七卷太祖述其事云。你將台帖木兒不花帖木兒二弟殺了。你又要將你弟額兒客合剌要殺。卽其事也。

被叔古兒罕。

元史作菊兒。無罕字。今按此西遼耶律大石之罕號也。遼史作葛兒罕。乃音之轉耳。遼史天祚本紀曰。耶律大石者。世號爲西遼。太祖八代孫也。登天慶五年進士第。擢翰林。遼以翰林爲林牙。故稱大石林牙。歷泰祥二州刺史。遼興軍節度使。保大二年。金兵日逼。天祚播越。與諸大臣立秦晉王淳爲帝。淳死。立其妻蕭德妃爲太后以守燕。及金兵至。蕭德妃歸天祚。天祚怒。誅德妃。責大石曰。我在。汝何敢立淳。對曰。陛下以全國不能拒敵。卽立十淳。皆太祖子孫。豈不勝乞食他人耶。上無以對。賜酒食。赦其罪。大石不自安。遂自立爲王。宵遁。北行過黑水。西至哈屯城。駐北庭都護府。會七州十八部王衆。得兵萬餘。西至大食。假道回鶻至尋思干。西域諸國兵十餘萬來拒敗之。僵尸數十里。駐軍尋思干九十日。又西至起兒漫。文武百官冊立大石爲帝。以甲辰歲二月五日卽位。號葛兒罕。漢號曰天祐。

葛兒罕。卽葛勒可汗之對音。回紇舊罕名也。唐會要天寶二載三月。朝廷以回紇逸標忠封奉義王及破拔悉密自稱咄祿吐伽闕可汗。六年卒。子磨延啜立。國人號爲葛勒可汗。乾元元年七月。冊命葛

勒可汗爲英武威遠毗伽可汗。

皇帝。改元曰延慶。曰康國。在位二十年。廟號德宗。子夷列年幼。后塔不煙稱制。改元咸淸。在位七年。子夷列卽位。改元紹興。在位十三年沒。妹普速完在位十四年。夷列次子直魯古卽位。改元天禧。三十四年秋出獵。乃蠻子屈出律以伏兵八千捻之。尊爲太上皇。皇后爲皇太后。朝夕問起居以侍終焉。直魯古死。遼絕。祕史稱爲王罕之叔。當是同盟之國。如遼宋之稱叔姪耳。錢詹事大昕遼史拾遺曰。諸家編年書紀直魯古之死。皆系以辛酉。當宋嘉定元年。不知何據。屈出律者。太陽罕之子。太陽罕以甲子歲爲元太祖所殺。丙寅。元兵復征乃蠻。捻太陽罕之兄卜魯欲罕。而屈出律奔也兒的石河上。戊辰再奔契丹。契丹卽西遼。戊辰在辛酉後八年。西遼尙無恙也。元史太祖四年己巳畏吾兒國來歸。而巴朮阿而忒的斤傳亦云臣於契丹歲己巳聞太祖興朔方。遂殺契丹所置監國等官。則己巳歲西遼尙存也。遼史述三主兩后年數分明。自甲辰至國亡計八十六年。其干支當爲辛未。非辛酉也。辛未爲元太祖六年。正在屈曲律奔契丹之後。若辛酉則屈出律之父尙在。何由奪西遼而有之。不可信矣。西游記云。金師破遼。大石走西北。移徙十餘年。方至此地。傳國幾百年。乃滿失國。依大石。盜據其土。旣而算端西削其地。天兵至。乃滿尋滅。算端亦亡。乃滿卽乃蠻。其云失國依大石。卽屈出律奔契丹事。其云盜據。卽直魯古被捻。屈出律襲遼衣冠而据其位也。長春親到遼西舊都。距遼亡僅十數載。所言必實。按西游記。是大

延式按紀聞所述大實已亡則當夷列之時北盟會編紹興三十一年樞密院契丹通好榜云朕自移蹕江南而遼家亦遠在漠北則當立夷列之妹普速完在位時耳又按宋史洪皓卒於紹興二十五年爲宋高宗時人其撰書時在元太祖伐金之

石建都之前稱尊號者已十餘年建都又十年而歿豈非在位二十年乎延慶改元當在甲辰直魯古之亡必在辛未諸家臆決附和置之勿論可矣松漠紀聞曰遼亡大實林牙亦降後與粘罕雙陸爭道罕心欲殺之而口不言大實懼攜五子宵遁深入沙子立天祚之子梁王爲帝而相之沙子者蓋不毛之地皆平沙廣漠風起揚塵至不能辨色或平地頃刻高數丈絕無水泉人多渴死大實之走凡三晝夜始得度故女眞不敢窮追今梁王大實皆亡餘黨猶居其地案以遼史及松漠紀聞考之卽祕史所稱古兒罕也洪皓撰此書時正元太祖伐金之日其云今大實已亡則當直魯古之世矣明陶宗儀遊志續編載元劉祁北使記曰大契丹大石者在回紇中昔大石林麻遼族也太祖愛其俊辯賜之妻而陰蓄異志因從西征挈其孥亡入山後鳩集羣糺徑西北逐水草居行數載抵陽山雪石不得前乃屏車以馳負輜重入回鶻攘其地而國焉日益彊僭號德宗立三十餘年死其子襲號仁宗死其女弟甘氏攝政姦殺其夫國亂誅仁宗者次子立以用非其人政荒爲回紇所滅今其國人無幾衣服悉回紇也云云此卽遼史耶律大石之事其云立三十餘年足證錢詹事之說其云爲回紇所滅卽算端也算端又卽祕史之回回國矣

欲殺王罕追至合剌溫山內

本紀作哈剌溫隘又作哈剌溫不言何地之山以祕史求之後文七卷合撒兒尋成吉思

時前五十年許。此語似宜稍易。又按洪皓傳云彼方困於蒙兀。姑示如以膏中國。此蒙兀即蒙古。可爲合不剌罕强盛之證。似宜補入前注。以廣異聞。又按三朝北盟會編。引洪皓行狀云。變道韃靼帳其酋聞洪尙書名。爭邀入穹廬出妻女胡舞舉渾脫酒以獻。則皓曾親至蒙古。見合不剌罕矣。田案大石以甲辰稱帝在位二

至合剌温山。行至巴泐渚納海子。据速不台傳。知爲龍居河。龍居河即臚朐河對音。然則即克魯倫河。所匯之海子。即今呼倫湖矣。克魯倫河出肯忒山東南百餘里。則合剌温乃肯忒山東南支脈近呼倫湖處也。後文九卷封木合黎爲國王。東至合剌温山。做左手萬戶。則是從杭愛山東至肯忒山脈盡處也。是時烈祖也速該居斡難河。此合剌温山在族人泰赤烏部境。蓋烈祖用事。故足以救王罕耳。

止有百人。至也速該處。也速該卻將古兒罕。

按太祖之滅西遼。在於晚年。以元史壽六十六逆計之。也速該歿時。太祖尙在沖歲。則此古兒罕當也速該未歿之日。約略在大石子夷列即位後。

趕入合申地面。

合申當作河西。此漢地名。蒙古語讀若合申。譯者以對音寫之。便成合申耳。此明代河套地。今蒙古阿拉善駐牧之所。唐代立河西節度使於此。宋以後爲西夏地。蒙古沿舊名稱曰河西也。明人撰元史本紀序此事云。烈祖親將兵逐菊兒。走西夏。庶瞭然矣。乾隆府廳州縣志曰。西套厄魯特三旗。唐時屬河西節度使。

將原有的百姓還收集與王罕。其契交之故是這般。後王罕欲殺其弟額兒客合剌。其弟走人乃蠻種亦難察處。

十年。則高宗十二年癸亥也。忠宣卒於紹興二十五年。則後宗於大石十二年矣。故云今大實已亡也。何處於太祖之未伐金乎。

北盟會編兩引趙良嗣弟齊自敍云河西謂西夏凡兩見。則蒙古稱西夏爲河西沿金人語也。

乃蠻塔陽罕之父也。本紀作亦難赤。

亦難察起軍將王罕卻趕入合剌圪塔種古兒罕處去

合剌圪塔。後文九卷亦作合剌乞塔。七卷太祖責王罕云。你弟額兒客合剌。於乃蠻處借得軍馬。又來征你。你走入乞塔種古兒罕的回回地面去了。是此文所稱合剌圪塔種古兒罕。在西域回回地也。元史本紀曰。烈祖崩。汪罕之弟也力可哈剌。怨汪罕多殺之。故復叛歸乃蠻部。乃蠻部長亦難赤爲發兵伐汪罕。盡奪其部衆與之。汪罕走河西回鶻。回回三國。奔契丹。又經回鶻。回回則西遼也。然則合剌卽耶律之對音也。耶律楚材撰從容庵錄序。題移剌楚材晉卿序。劉祁歸潛志凡耶律姓均作移剌。足見耶律之律讀剌音也。圪塔卽契丹二字對音。遼史太祖紀曰。太祖姓耶律氏。契丹迭剌部霞瀨益石烈鄉耶律彌里人。霞瀨二字亦與圪塔音近。遼史語解改曰轄塔哩。更與圪塔近矣。云古兒罕處者。謂尋思罕城也。湍然居士集卷四有記西游事。自注云。西域尋思干城。西遼目爲河中府。又卷五自注云。尋思干有西域梭里檀故宮在焉。卷十二自注云。尋思虔。西域城名。土人云尋思肥也。虔城也。通謂之肥城。此卽大石建都西域之處。祕史所謂契丹種之地矣。

不多時。王罕反了古兒罕從畏兀。

畏兀。本卷亦作委兀。後文十一卷作委吾。元史多作畏吾兒。此回鶻二字之對音也。國朝

契丹二字之對

顧炎武日知錄曰。大抵外國之音。皆無正字。唐之回紇。今之回回是也。唐書回紇一名回鶻。元史有畏兀兒部。畏卽回。兀卽鶻也。其曰回回者。亦回鶻之轉聲也。元史太祖紀以回鶻回回爲二國。恐非。黃氏集釋引錢大昕說曰。謂今之回回卽古之回紇者。非也。其謂元之畏兀卽回鶻之轉聲。是也。元時畏兀兒亦稱畏吾兒。趙子昂撰趙國公文定碑曰。回鶻北庭人。今所謂畏吾兒也。歐陽原功譔高昌偰氏家傳曰。偉兀回鶻之轉聲也。以祕史攷之。是時契丹既稱古兒罕。則耶律大石已立國於起兒漫以後矣。因是以金史求之。太宗吳乞買天會二年十月戊辰。西南西北兩路權都統斡魯言遼詳穩撻不野來奔。言耶律大石自稱爲王。置南北官屬。有戰馬萬匹。遼主從者不過四千戶。有步騎萬餘。欲趨天德。駐余都谷。詔曰。追襲遼主。必酌事宜。其討大石則俟報下。三年二月。獲遼主於余都谷。四月。詔以遼主赴京師。七月。入見。降封海濱王。五年冬十月。沙州回鶻活剌散可汗遣使入貢。回鶻卽祕史畏兀。是時王罕經過之畏兀。必在活剌散作汗以後事。

唐兀

唐兀。猶今日稱唐古特。溯其原起。蓋唐種也。凡蒙古人言古。言特。言惕。皆指種類。此唐國種。故曰唐古惕也。今蒙古西藏尙有此種。意唐代北庭及維州戍卒之裔。若祕史唐兀。第指西夏言之。後文七卷云你經過委兀河西地面。是復述此文。以河西易唐兀。河西卽西

晉耳。唐人書西北地名人名。皆從省。如色楞格河僅作仙娥何之類。未知足參一得否。

夏也。十三卷成吉思征合申種其主不兒罕降。又太祖差人去對唐兀惕主不兒罕說十四卷狗兒年去征唐兀。差人去唐兀主不兒罕說。又成吉思攻打靈州城。唐兀惕主不兒罕將金佛等物來獻。合申卽河西靈州卽西夏。然則不兒罕乃西夏主李遵頊李睍之蕃名也。王罕之經過唐兀。爲太祖時之西夏國。以西夏乃唐氏故疆。李姓本中土族屬耳。

二種經過。時止有五個粘糜羊擠乳。駱駝上刺血喫。行至古泄兒海子。

本紀不載此地。但云帝往招之。撫勞振給。遂會於土兀剌河。似卽以土兀剌河當此海子。尋王罕所居。雖近土兀剌河。然此時由西夏至客魯倫河。安得逕土拉河耶。此蓋今哈密之巴里坤海子。亦名巴爾庫爾者也。由甘肅嘉峪關至漠北。必徑巴里坤。故元史地理志亦集乃路在甘州北一千五百里。城東北有大澤。西北俱接沙磧。乃漢之西海郡居延故城。疑卽此古泄兒海子。古泄蓋居延之轉聲也。

成吉思因與王罕有舊。使勇士速客該去迎。

前文四卷曾使速客該往王罕脫斡鄰處。故又使之。

又自隨後至客魯漣河源頭迎見王罕至營。成吉思遂使百姓供給。是年在忽巴合牙地面住過冬了。

忽巴合牙。蓋在今蒙古車臣汗部中右後旗大肯特山東南。克魯倫河發源處也。往時太

又陳履中河套志引延綏志曰牛心山在黃羊城東。山東北有月兒海子水。又曰。月兒海子在牛心山東北石瑤山城東海子山有水出其下。據此則月兒海子在今河套亦西夏之地。與祕史泄兒海子亦有對音。未知王

祖在斡難河西。斡難發源肯特山北麓。冬月苦寒。故自破滅秦赤烏部以後。上年於此過冬。今歲亦於此過冬。故知其地當在山南也。

罕所至爲西夏之何地耳。

其王罕的弟並衆官人等數著說。王罕心性惡。將兄弟每都殺戮盡。自家百姓又被殘害。如今將他如何報。且他在前七歲時。曾被蔑兒乞擄去舂碓。十三歲時。又被塔塔兒和母子擄去使他牧放。

此當是王罕居謙州時事也。元史地理志曰。謙州以河爲名。去大都九千里。在乞利吉思東南謙河西南唐麓嶺之北。居民數千家。悉蒙古回紇。地沃衍宜稼。夏種秋成。不煩耘耔。或云王罕始居此地。按王罕居土兀剌河邊黑林。此祕史所言。其地在今蒙古土謝圖汗部。元志所言。則今俄羅斯色楞格河北流下游地也。東距金境。南距蔑兒乞。故少時被兩部擄去。此必未遷土兀剌河黑林子時事也。又按蒙韃備錄曰。成吉思少被金人虜爲奴婢者十餘年。方逃歸。所以盡知金國事宜。以祕史求之。成吉思未嘗被虜。卽泰赤烏拿去披枷。爲時無幾。或緣與王罕有父子之稱。故以此事被之太祖耶。南宋遠在臨安。傳聞非實。附記其由耳。

後懼乃蠻攻殺。他又走去回回地面垂河行。

乃蠻地在今科布多垂河。今伊犂吹河也。西域水道記曰。伊犂西南境有特穆爾圖淖爾。

有齊齊爾哈納河。亦曰霍什霍爾河。東南流入淖爾。直霍什西北爲吹河。吹垂對音字也。今按新疆圖考。垂河地在伊犂之西北。其水東南入特木爾圖諾爾。其上游出西北方塔什漢地。此所云回回地面者。正今哈薩克塔什干等部。皆回教也。又按太祖時土人稱垂河曰吹沒輦。沒輦回紇語河也。元邱處機西游記曰。邪米思干大城東渴霍闌沒輦。至賽藍大城。宣差阿狗追餞於吹沒輦之南岸。又十日至阿里馬城。西游記之吹沒輦。卽祕史之垂河矣。

投入合剌乞塔種古兒皇帝處。

西游記曰。邪米思干大城。大石有國時名爲河中府。其國王遼後也。自金師破遼。大石林牙領衆數千走西北。移徙十餘年方至此地。其風土氣候與金山以北不同。平地頗多。以農桑爲務。釀蒲萄爲酒。果實與中國同。惟經夏秋無雨。皆疏河灌漑。百穀用成。東北西南左山右川。延袤萬里。傳國幾百年乃滿。失國依大石。士馬復振。盜据其土。從而算端西削其地。乃蠻尋滅。算端亦亡。按乞塔種謂西遼也。乞塔卽契丹二字之對音。魏書契丹傳曰。契丹國在庫莫奚東。異種同類。俱竄於松漠之閒。太和三年求入內附。止於白狼水東。唐書北狄傳曰。契丹本東胡種。其先爲匈奴所破。保鮮卑山。魏青龍中。部酋軻比能爲幽州刺史王雄所殺。衆遂微。逃潢水之南。黃龍之北。至元魏。自號曰契丹云云。

不及一年。又反出去。經過委兀唐兀地面。

委兀。卽畏兀。太祖紀四年畏吾兒國來歸。六年畏吾兒國主亦都護來覲。卽委兀也。西游記曰。抵陰山後。至小城北。此陰山前三百里和州也。沿川西行。歷二小城。至鰲思馬大城。此唐北庭端府。西三百里有縣曰輪臺。至輪臺東南望陰山三峯倚天。又歷二城。至回紇昌八剌城。其王畏午兒遠迎。按西游記。則畏午卽委兀對音。其城在昌八剌。卽元史地理志之彰八里。其地當在今回疆博克達山西北四五日程。是其故址也。蒙韃備錄曰。韃之始起。則有回鶻爲鄰。每於西河□□□賣於其國。迄今文書中自□於他國者。皆用回鶻字。如中國笛譜字也。歐陽元圭齋集高昌偰氏家傳曰。偉兀之先曰暾欲谷。本突厥部。以女婆匐妻默棘速可汗爲可敦。乃與謀其國政。詳唐書突厥傳。默棘速卒。國亂。婆匐可敦率衆歸唐。封賓國夫人。而默棘速故地盡爲回紇所有。暾欲谷子孫遂相回紇。回紇卽今偉兀也。回紇嘗自以鷙捷如鶻。請於唐。更以回鶻爲號。偉兀者。回鶻之轉聲也。其地本在哈剌和林。卽今之和寧路也。回紇有普鞠可汗者。實始居之。後徙北庭。北庭者。今之別失八里城也。會高昌國微。乃并而有之。高昌者。今哈喇和綽也。和綽本漢言高昌。高之音近和。綽之音近昌。遂爲和綽也。哈剌黑也。其地有黑山也。今偉兀稱高昌地。則高昌人卽回鶻也。高昌王有印曰諸天敬護護國第四王印。卽唐所賜回鶻印也。吾學編曰。火州本漢

車師前後王地。前王治交河城。去長安八千里。後王治務塗谷。卽唐蒲類縣。去長安九千里。漢元帝時。置戊己校尉。屯田於前王庭。以其地勢高敞。名高昌壘。唐太宗平高昌。置西州。及都督府。後陷于吐蕃。其地有回鶻雜居。故又名鶻回。元時號畏兀兒國。國朝號火州。其東七十里有柳陳。西百里有土魯番。永樂十二年。吏部員外郎陳誠至其國。東有荒城故址。云高昌國治。漢西域長史戊己校尉並居焉。

艱難至甚。被帖木眞賑濟了。如今將前恩又忘了。反生歹心。咱每如何好。說後。有阿勒屯阿倏黑將前語告於王罕。將共商量的諸弟及官人額勒忽禿兒忽勒巴里阿鄰太子等皆拿住。只有弟札合敢不走入乃蠻處去。額勒忽禿兒等繫禁在房內。王罕說。咱過委兀唐兀時說甚麼言語來。你每如此。我不與你每一般。使衆人唾其面。然後疏放了。

太祖紀曰。札阿紺孛謀於按敦阿述燕火脫兒等曰。我兄性行不常。既屠絕我昆弟。我輩又豈得獨全乎。按敦阿述泄其言。汪罕令執燕火脫兒等至帳下。解其縛。且謂燕火脫兒曰。吾輩由西夏而來。道路饑困。其相誓之語。遽忘之乎。因唾其面。坐上之人。皆起而唾之。汪罕又屢責札阿紺孛至於不能堪。札阿紺孛與燕火脫兒等。俱葬乃蠻。

其後狗兒年秋。

親征記云壬戌。

成吉思於答闌揑木兒格思地面。與察阿安塔塔爾四種對陣。

本紀曰歲壬戌帝發兵於兀魯灰失連眞河伐按赤塔塔兒察罕。塔塔兒察罕卽察阿安。然祕史止四種之一。元史止四種之二。餘則未詳。元史列傳闊闊不花傳按灘脫脫里氏。布智兒傳有蒙古脫脫里台氏。或亦塔塔爾之種耶。

未戰之先。號令諸軍。若戰勝時。不許貪財。旣定之後均分。若軍馬退動至原排陣處。再要翻回力戰。若至原排陣處不翻回者斬。於是戰勝了塔塔兒。遂至兀勒灰河失魯格勒只惕地面。

蒙韃備錄曰。凡破城守有所得。則以分數均之。自上及下。雖多寡每留一分爲成吉思皇帝獻。餘物則敷俵有差。兀勒灰河。卽前文之阿勒灰不剌也。葉向高四裔考曰。明初畫嘉峪關以西先後置衞八。而哈密最西。近土魯番。爲西域咽喉。其地漢伊吾盧唐西伊州。元族屬威武王忽納失里居之。其部落有回回畏吾兒哈剌灰三種。今以祕史核之。則垂河以南爲回回。畏兀兒。卽委兀。又卽回紇也。哈剌灰蓋以兀勒灰河得名。虞集句容郡王碑曰。土土塔從成宗援也只里王。敗叛王火魯哈孫於兀魯灰。還至哈剌溫山。夜渡貴列河。敗叛王哈丹之軍。盡得遼左諸部。元文類五十張宏行狀曰。公生遼東兀魯回河。樂其風土。且便畜牧。遂留居焉。據此則兀勒灰河近遼東也。

列朝詩集周恭王元宮詞。天馬西來戶佛郎。圖成又敕寫文章。翰林國語重翻譯。襖魯諸營賜百張

并四種奧魯擄盡

奧魯蓋軍人之意。劉郁西使記曰。十九日過里丑城征西奧魯屯駐於此。元史曷思麥里傳。從太祖征汴。至懷孟。令領奧魯事。忙兀台傳。事世祖。爲博州路奧魯總管。

初戰時。有阿勒壇等犯軍令搶財物。成吉思使者別忽必來盡奪了他所得的財物。

親征記曰。壬戌。發兵於兀魯回失連眞河。先誓衆曰。苟破敵逐北。見棄遺物。愼勿顧。軍事畢。共分之。旣戰屢勝。族人按彈火察兒答力台三人背約。上令虎必來哲別二將盡奪其所獲散軍中。

元朝祕史卷六

張氏影元槧本此卷并入上卷爲卷五

成吉思既擄了四種塔塔兒。密與親族共議。在先塔塔兒有殺咱父親的讎怨。如今可將他男子似車轄大的盡誅了。餘者各分做奴婢使用。共議已定。別勒古台出來。塔塔兒種人也客扯連問今日商議何事。

前文卷一忽圖剌合罕生忽闌。忽闌子也客扯連。是也客扯連非塔塔兒。乃泰赤烏部人也。且前文明云也客扯連兩箇奴婢爲把歹及乞失黎。如此則非異族同名之比。當是誤記耳。

別勒古台說。欲將你每男子但似車轄大的盡誅了。也客扯連傳說與塔塔兒種人。塔塔兒遂擄了山寨。成吉思教打他山寨。軍多辛苦。及至打開。將塔塔兒男子似車轄大的都殺了。初也客扯連既知其謀。說與衆人道。他若殺咱每時。每人袖著一把刀。也要殺他一人。藉背卻死。至此。每人果袖一刀。將軍每多殺傷了。事定之後。成吉思說。自家一族裏商量大事。因別勒古台泄漏了。所以軍馬被傷死者甚多。今後議大事。不許別勒古台入來。只教他在外整治鬬毆盜賊等事。議事後。進一鍾酒畢。方許別勒古台答阿里台入來。

廷式案以本文別勒古台言你每云云。也客扯連亦自稱咱每。則也客扯連必塔塔兒種也。當與卷一也客扯連非一人。故祕史特加塔塔兒柿人五字。以示區別。未知然否。

又案卷一忽圖剌合罕與忽闌同爲合不勒之子。此語似誤。又按太祖既

與親族共議。如忽闌之子。則爲太祖之叔祖。必在共議之列。不必俟別勒古台告之也。

答阿里台。卽答里台。太祖之叔父也

此時成吉思將塔塔兒也客扯連的女也速干做夫人。也速干因得寵。

以漢法言之。則太祖於也速干姊妹。乃再從兄妹也。元史后妃表。也速干皇后守第四鄂爾多。

對成吉思說。我有姊姊名也遂。顏色又美可以配皇帝。纔與夫壻成親。如今不知在何處。成吉思說。若果有顏色。教尋去。尋得來時。肯將你位子讓與麼。也速干說。若得見時。便讓與他。於是成吉思令人尋去。正遇著他與其壻避亂在林裏。其壻見人來。走了。遂得也遂回來。也速干見了。就將他位子讓與也遂坐了。

此文仍稱塔塔兒也客拉連蓋祕史別嫌之甚。

后妃表也速皇后守第三鄂爾多。也速當卽也遂之對音矣。鄂爾多者。帳殿之名。蒙古語行宮也。故妃后位號。卽以鄂爾多稱之。

一日成吉思在外面飲酒。與也遂也速干兩個孃子共坐閒。也遂長聲歎息。成吉思因疑惑了。教木合黎等令在會的人各就部落立的。最後剩出一個年少的人不回部落去。成吉思問是甚麼人。那人說我是也遂的夫壻。初他被擄時。我每避去。如今事定了。纔方出來。我想在多人中必不認得我。成吉思說。原是讎人子孫。今遍又來窺伺。似他般的都殺盡了。更有何疑。遂將他隨卽斬了。

只那狗兒年成吉思去勦捕塔塔兒時。王罕自去勦捕蔑兒乞。將脫黑脫阿趕入巴兒忽眞脫忽木地面。

以後文九卷脫忽脫阿未度額兒的失水計之。則脫忽木地面。當在色楞格河之西。額爾齊斯河之東。今俄羅斯國托穆斯科。卽其地也。託木之與脫木。正對音矣。

殺了他大兒子脫古思別乞。要了他兩個女兒。幷他妻子。又擄了他二子。幷衆百姓每。王罕於成吉思行任甚麼財物不曾與。

元史太祖本紀曰。居無何。汪罕自以其勢足以有爲。不告於帝。獨率兵攻蔑里乞部。部人敗走。脫脫奔八兒忽眞之隘。汪罕大掠而還。於帝一無所遺。帝不以屑意。

那後成吉思與王罕征乃蠻種的古出古敦不亦魯黑。

本紀曰。乃蠻部長不魯欲罕不服。帝復與汪罕征之。親征記作盃祿可汗。

時不亦魯黑在兀魯黑塔黑的地面。

此卽額魯特三字之對音也。官書或作厄魯特。或作額諾德。皆此三字。或作噶爾丹。則康熙閒汗名。仍是此地名之額魯特三字也。朔方備乘曰。厄魯特四部。其先本元阿魯台部。聲譌爲厄魯特。後分爲四部。曰和碩特。曰準噶爾。曰杜爾伯特。曰土爾扈特。其游牧在金山之西。各有分地。以伊犂爲會宗。東鄰喀爾喀。北鄰俄羅斯。乾隆府廳州縣志曰。伊犂在

烏魯木齊西北二千里。漢時爲烏孫國地。元爲阿勒穆爾地。明初爲衞拉納地。舊爲準噶爾各鄂拓克及各台吉游牧處。乾隆二十年。大兵討準噶爾拴達瓦齊。伊犂平。其後阿睦午撒納煽亂。二十二年復討平之。特設總統將軍統轄南北兩路。今按祕史此文稱兀魯塔。卽額魯特。今伊犂一路也。方觀承松漠草詩注曰。準噶爾本蒙古厄魯特人。元置駝馬牛羊四部。分駐西北邊。準其牧馬部也。今外藩四十九家多元後裔。準噶爾語言文字。皆同蒙古。而諱言蒙古人。以此。

消豁黑水行。

今科布多之北有科布多河。卽額魯特旗游牧。其上游曰索果克河。卽此消豁黑之對音。知今科布多地爲乃蠻別部也。

成吉思與王罕到了不亦魯黑不能對陣。起過阿勒台山去了。

阿勒台山。卽唐代之金山也。或作阿爾泰山。或作阿勒坦山。一統志曰。阿爾泰山。卽古金山。在特思河西北緜亙二千餘里。高入霄漢。盛夏積雪不消。爲西北諸山之祖。水道提綱曰。自哈密城北踰天山。至巴勒庫兒北。卽沙漠三百里。又踰大山。過沙地。山水無數。其山皆以阿爾泰山爲祖。朔方備乘曰。俄羅斯境內諸山。有汗阿林在中國科布多西北。乃金山西北大幹隨額爾齊斯河東岸以北者也。程大昌北邊備對曰。金山。隋唐閒突厥阿史

松漠草詩法曰。阿爾泰山。謂曰金山。極高峻。八月雪。齊馬腹。度阿爾泰。越二千里至瞻爾起新。

即今額爾齊斯河。又即祕史後文之額兒的石水也。

那氏得古匈奴北部之地。居金山之陽。

追至忽木升吉兒地面兀瀧古河。

今烏隆古河。亦曰畏隆古河。元時亦稱龍骨河。劉郁西使記曰。龍骨河與別失八里相直。近五百里。別失八里。古北庭都護治。西注瀦爲海。約千餘里。曰乞則里八寺。水道提綱曰。畏隆古河。出阿爾泰山之尾西南麓西南流。有阿里克台河。及布拉青吉兒河。自北山前後來會。西域水道記曰。阿勒坦山之尾西南麓布拉干河出焉。東南流。喀喇淖爾水注之。又東南流。索勒畢河注之。又南。岳羅圖河注之。又西南。託賴圖河注之。又東南。噶爾古嶺水注之。又東南。特穆爾圖河注之。又西南流。爲布拉干河。又西南流。察罕河注之。又西流。過瑚圖斯拉境北。又西流。爲烏隆古河。北距額爾齊斯河二百里。是卽祕史之兀瀧古河矣。忽木升吉兒地面。卽提綱之布拉青吉兒河也。

遇著不亦魯黑來哨的官人也迪土卜魯黑。

本紀作也的脫孛魯。

被成吉思出哨的趕上山去。因馬肚帶斷了。就拏住他。又追至乞溼泐巴失海子行。不亦魯黑遂窮促了。

本紀作黑辛八石之野。卽乞溼巴失對音。然此水名。不可云野。此卽西使記之乞則里八

寺。乃兀瀧古河所瀦之海也。元史郭德海傳曰。從先鋒柘柏西渡乞則里八海。攻鐵山。柘柏卽祕史之者別乞。則里八海。卽此乞溼泐巴失海子矣。提綱曰。畏隆古河瀦爲奇薩爾巴思鄂模。周四十里。又南隔山爲沙漠。奇薩爾巴思。卽乞溼泐巴失對音。鄂模。蒙古語湖也。西域水道記曰。烏隆古河過哈喇莽奈山北。又西北注噶勒札爾巴什淖爾。淖爾二。小者曰巴噶淖爾。周二百餘里。圓橢形。在東南。大者曰噶勒札爾巴什淖爾。周五百餘里。形狹而長。在西北。大小相聯。形如葫蘆。而近上爲細腰。又曰赫色勒巴什淖爾。淖爾卽海子。赫色勒巴什。又卽乞溼泐巴失之對音也。

成吉思與王罕回時。有乃蠻種能廝殺的人可克薛兀撒卜剌黑。

本紀作曲薛吾撒八剌二人。今按此一人耳。黑者罕之對音。亦部長也。

於巴亦答剌黑別勒赤兒地面。整治軍馬要廝殺。

後文七卷述此事作拜答剌黑別勒赤列地面。

成吉思與王罕也整治軍馬。因晚就相抗著宿了。那夜王罕於自己立處虛燒著火。卻逆那合剌泄兀勒河起去了。

兀勒。蒙古語河也。合剌泄兀勒。卽喀喇淖爾也。西域水道記曰。布拉干河東南流百里。右會喀喇淖爾水。喀喇淖爾周數里。在布拉干河源南十餘里。亦東南流百里入布拉干河。

按以地圖眕之。王罕從科布多東境喀喇泊自此逆烏里雅蘇台河。則順塔米爾河至土拉河也。

那裏札木合王罕一同起時。札木合對王罕說帖木眞安答在前曾教使臣於乃蠻行往來有來。今他這早晚落後了不見來。必是他投降了乃蠻。因稱王罕皇帝皇帝。我是存有的白翎雀兒。

輟耕錄曰。白翎雀。生於烏桓朔漠之地。雌雄和鳴。自得其樂。

帖木眞是散歸告天雀兒。

告天雀。蓋蒙古稱鴻雁之語。本紀札木合言於汪罕曰。我於君是白翎雀。他人是鴻雁耳。白翎雀寒暑常在北方。鴻雁遇寒則南飛就暖耳。意謂帝心不可保也。沈主事曾植曰。至順鎮江府志卷四土產禽類。噪天又名告天。似雀而稍大。愈鳴則飛愈高。力乏則自空投地。伏於草中。爾疋鷃天鷃。注大如鷃雀。似鶉。好高飛作聲。江東呼爲天鷃。豈謂是與。

當有兀卜赤黑台的人古鄰把阿禿兒說。你爲甚諂佞將自己的兄弟讒讚著說。

本紀曰。汪罕聞之疑。遂移部衆於別所。

成吉思就那裏宿了。天明看時。王罕立處無人。成吉思說。他將我做燒飯般撇了。於是從額埒兒阿勒台的谷子渡著。

一統志曰。阿爾泰山。其南一枝蜿蜒不斷。又東。爲阿爾泰山之尾。又東南。復分二支。如黑雲二道界瀚海中。其南枝爲都特嶺布帶山。又南。爲布勒堪山。空鄂洛阿濟罕山。層峯不斷千餘里。橫截沙漠。爲阿爾班岳達察嶺。此文所稱額埕兒。當卽岳達察嶺也。又東南至空可喀喇龍山而止。所謂谷子者。當在岳達察矣。

直至撒阿里客額兒地面下了。

乃蠻建庭之地。往時成吉思伴當與札木合之弟搶馬羣處也。

也將乃蠻種人的計量大概料得過了。不把來當數。可克薛兀撒卜剌黑於王罕的後襲著。

將桑昆的妻子百姓擄了。又將王罕在帖列格禿口子行的。

前文四卷主兒乞地面有朶羅安山。其口子名迭列木華黎之祖居此。名曰帖列格禿伯顏。知帖列格禿。乃口子之義。故王罕可居之土兀剌河黑河亦以此名稱之也。

一半百姓頭口也擄將去了。

至是乃蠻之地。幾乎西自科布多北境東至土剌河。若非太祖之救王罕。則今蒙古至新疆。皆亦難察之所得矣。

初。蔑兒乞惕脫黑脫阿的二子。忽圖。

後文作忽都。或作忽都合勒。或作忽禿。足見上文闊亦田之戰。與不合魯黑欲以術致風

按計量猶言技倆也。

廷式按以祕史書法言之忽圖似非忽都合也。

且闊亦田之戰。太祖方與王罕合兵。而忽都剌在札木合處。此文近溯云在王罕處。疑非一人也。

雨者。即此忽圖。但前文偶作忽都合耳。

赤剌溫。在王罕處。

後文十一卷稱忽禿赤老溫者。即此赤剌溫之對音也。狗兒年成吉思征塔塔兒時。王罕乘敵伐蔑兒乞。復駈脫黑脫阿於脫窟木。而擄此二子爲質。蓋欲羈縻之以爲用。使西幷乃蠻。東吞太祖。是時王罕拓地北至白哈兒湖。西至科布多。廣袤數千里。與太祖結父子之誼。近交遠攻。太祖束收塔塔而鄰西夏。王罕西收蔑兒乞而鄰乃蠻。故兩國合兵。直可以至科布多而無阻隔。蓋王罕拓地之力也。至是王罕一敗坐失數千里。徒爲太祖供駈除耳。淵獺叢鷸之喻。不其然歟。

因這機會也連他百姓離了。欲與他父相合。順著薛涼格河去了。

順著薛涼格河。至脫窟木地面。而與其父脫黑脫阿相合也。前文三卷脫黑脫阿爲太祖所攻。順薛涼格河走入巴兒忽眞。此爲今俄羅斯白哈爾湖。後文九卷與乃蠻古出魯克相合於額兒的失不黑都兒麻地面。則本卷上文王罕趕脫黑脫阿入巴兒忽眞脫窟木地面。爲色楞格河之西。額爾齊斯河之東。二子與其父相合。合於此矣。是時乃蠻地也。

王罕妻子百姓。既被乃蠻種可克薛兀撒卜剌黑搶了。差使臣與成吉思說。你可差四傑來救咱。

元史木華黎傳曰木華黎與博爾朮博爾忽赤老溫事太祖俱以忠勇稱號掇里班曲律猶華言四傑也此卽本書之孛斡兒出木合黎孛羅兀勒赤老溫矣本紀云汪罕還至土兀剌河曲薛吾等察知之乘其不備襲擄其部衆亦剌合奔告汪罕汪罕命亦剌合與卜魯古鯛共追之且遣使來曰乃蠻不道掠我人民太子有四良將能假我以雪恥乎帝遣四人帥師以往師未至亦剌合已追及曲薛吾與戰大敗

成吉思遂差孛斡兒出等四傑整治軍馬去救比及四傑到時桑昆的馬腿中箭幾乎被他拿住閒四傑到來救了

本紀曰流矢中亦剌合馬胯幾爲所獲須臾四傑將至擊乃蠻走

妻子百姓也都救回來與了那裏王罕說在前他的好父親將我輸了的百姓救與了我如今他兒子將我輸了的百姓又差四傑救與了我欲報他的恩天地護助知也者

王罕再說也速該安答曾一次將我自己輸了的百姓救與了

合剌溫山之役見上文五卷

今他兒子帖木眞又將我輸了的百姓救與了他父子兩個爲誰這般辛苦來我如今也老了後來這百姓教誰管我的弟每都無德行止有一子桑昆亦如無有可教帖木眞做桑昆的兄使我有二子豈得不安遂於土亢剌即土兀剌河的黑林行會著成吉思結做父子初王罕

按篤魯人於水名則着水旁於

山名則斋山旁。此帆字斋山旁。薩土兀剌河邊之山矣。

與成吉思父契交。所以呼爲父。今次又結爲父子。共說道。多敵人處勦捕時一同勦捕。野獸行圍獵時一同圍獵。若有人離間呵。休要聽信。親自對面說話了方可信。這般議定。於是相親厚著過了。

成吉思欲與王罕親厚上又親厚。故索桑昆的妹察兀兒別乞。與子拙赤。

元史紀曰。帝欲爲長子朮赤求昏汪罕女抄兒伯姬。

卻將豁眞名字的女兒。

豁眞者。太祖女後降駙馬不圖者也。元史類編曰。孛禿赤乞列氏。太祖以皇妹帖木眞妻之。號昌國大長公主。皇妹薨。太祖女火臣別吉公主適孛禿爲繼室。按火臣別吉。卽本紀之火阿眞伯姬。又卽祕史之豁眞也。孛禿。卽前文四卷之不圖。蒙韃備錄曰。成吉思皇帝女七人。長公主曰阿眞鱉拽。今嫁豹突駙馬。按阿眞卽豁眞鱉拽卽別吉也。豹突卽元史孛脫又卽祕史之不圖矣。

與桑昆子禿撒哈相換做親。

本紀曰汪罕之子禿撒合亦欲尙帝女火阿眞伯姬俱不諧。自是頗有違言。

桑昆自尊大著說。俺的女子到他家呵專一門後向北立地。他的女子到俺家呵正面向南坐麼。道上覷著。不曾許親。以此成吉思心落後了。

那成吉思心落後的意思。被札木合覺了。於豬兒年春閒。同阿勒壇等商議起了。

阿勒壇犯軍令搶物。太祖奪之。見前文五卷。至是叛歸王罕。

到者者額兒溫都兒山陰的別兒客額列地面。

者者額兒。七卷作者哲額兒。元史語解。溫都兒。高也。客列兒。卽客額兒之聲轉。蒙古語曠野也。其地名曰別兒。

桑昆處讒說。帖木眞與乃蠻塔陽使臣往來通話。

塔陽。本紀作太陽罕。乃蠻部長之名也。

他口裏雖說父子。動靜卻恁。莫還倚仗他麼。若不預先除了您行如何肯服。若除帖木眞呵。我自橫衝入去。阿勒壇忽察兒說。

揑坤太子之子。蓋亦以塔塔兒之戰犯軍令爲太祖所削。

訶額侖母的衆兒子每俺與你殺。額不格眞合兒塔阿惕說。

本紀曰。答力台火察兒按彈叛歸亦剌合說之曰。我等願佐君討宣懿太后諸子。按彈。卽阿壇火察兒卽忽察兒。則答力台似卽祕史之額不格眞合兒塔阿惕。然不能對音。且本紀之答力台。卽祕史答里台。乃太祖之叔父。前文卷一卷四稱答里台斡赤斤。本卷稱曰答阿里台。後文十二卷稱曰答阿里台。且實從太祖處叛從王罕。但旣不對音。又未達其

圻按哲額兒哲字七卷作折。又按客列兒三字似是客額列。

稱謂之義。爲別一人。或卽一人無可證也。

他的手脚我與你拏。脫斡鄰勒說。

脫斡鄰勒。太祖族人。後文七卷以弟呼之。

不如去擄了他百姓。若擄了百姓。他待如何。合赤溫別乞說。桑昆。你想做甚麼呵。長的梢頭。深的水底。我與你同去。

猶云不管是長是短。橫豎我同你去也。

桑昆聽了札木合衆人說。使撒亦罕脫迭額教對他父親說。王罕說。我的帖木眞兒子行。你爲甚那般想。見今倚仗他了。若如今他行那般歹想呵。天必不愛護咱。札木合的言語狂誕不可信。王罕不從。桑昆又使人說去。如今有口有舌的人這般說。如何不可信。反覆說不從。桑昆自去與他父親說。你如今見存。他俺行不當數。若父親老了呵。將俺祖父辛苦著收集的百姓如何肯教我管。王罕說。孩兒自的行怎生棄捨得。見倚著他。想歹呵不宜。天必不愛護咱。桑昆見不從。煩惱著去了。王罕喚回來說。天莫不不愛護麼。兒子行。您怎生要棄捨。你但去做。所以勝得他的事。您自知者。

於是桑昆與衆人商議。帖木眞曾索咱女子察兀兒別乞來。如今可約定日期。請他喫許昏筵席。

按察兀兒別乞即上文抄兒伯

姪之對音也。

本紀曰。汪罕父子謀欲害帝。乃遣使者來曰。向者所議媾事。今當相從。請來飲布渾察兒。注云布渾察兒。華言許親酒也。

來時就這裏拏了。議定了。差人請成吉思去。成吉思同十人來。路閒於蒙力克老人家裏宿。蒙力克說。他的女子行。咱索時。他做大下覷著不肯與。如今怎生特地請喫許昏筵席。帖木眞兒子省不得。不若只推春閒馬瘦且養馬不去麼道。

元史伯八兒傳曰。祖明里也赤哥嘗隸太祖帳下。初客刺汪罕與太祖爲鄰。誓相親好。既而敗盟。其子星根欲襲太祖。因遣使通問。詐許以女妻太祖弟哈札爾。至期。太祖欲往。明里也赤哥疑其詐。諫止之。汪罕知謀泄。遂謀入寇。後爲太祖所滅。按此卽蒙力克諫止太祖事。星根卽桑昆也。

廷式案哈札爾即合撒兒。然本紀云爲尤赤。則非合撒兒也。

成吉思因他說。使不合台乞刺台兩個去喫筵席。

不合台當卽四卷模合里之弟不合。

自那裏便回了。桑昆見不合台等到。說道。被他每覺了。咱每早去圍著拏了他。

本紀曰。帝率十騎赴之。至中道。心有所疑。命一騎往謝。帝遂還。

那般商議定了。阿勒壇弟也客扯連來家說。如今共議定了。明日要拏帖木眞去。若只今有人報與帖木眞。不知怎生賞呵是。他妻阿剌黑亦惕說。你那泛濫言語莫說。家人聽得恐做

眞譖說時。有放馬的人巴歹。

也客扯連亦以泄漏誅塔塔兒事投王罕。前文一卷也客扯連奴婢一名把歹。本紀曰。王汗謀既不成。議舉兵來侵。圍人乞力失聞其事。密與弟把帶告帝。把帶卽此巴歹也。木華黎傳作拔台。

送馬乳來。聽得回去說與同伴乞失里黑。

前文一卷作乞失黎黑。本紀作乞力失。當是乞失力之誤倒。力與里音轉耳。

乞失里黑說。

哈剌合孫列傳曰。曾祖啓昔禮。始事王可汗脫斡鄰。王汗與太祖。約爲兄弟。及太祖得衆。陰忌之。謀害太祖。啓昔禮潛以其謀來告。太祖乃與二十餘人一夕遁去。還攻滅王汗。幷其衆。擢爲千戶。賜號達爾罕。啓昔禮卽乞失里。傳所敍卽此事也。邱處機西游記曰。上獵東山。馬踣。罷獵。邱處機諫宜少出獵。上顧謂吉息利答剌汗曰。神仙勸我以後都依也。吉息利卽乞失力之對音。答剌汗亦卽達爾罕之對音矣。

我再去察聽。到家時。正見也客扯連子納鄰客延磋箭著說恰纔咱說的話。這當取舌的。家人每的口止當的誰。又對乞失里黑說。白馬與栗色兩個馬拏來拴著。我要明日早上馬。乞失里黑聽得這話。遂去說與巴歹。恰纔體審你的言語是實了。今我兩個告與帖木眞去。就

將兩個馬拏來拴住。至自己房內殺了一個羔兒。將牀木煮熟。見拴的兩馬。每人騎了一疋。那夜到帖木眞的帳房後。將也客扯連父子說的話都說了。又說不可疑惑。要拿你的事已眞實了有。

爲後文十卷賞巴歹二人張本。

元朝祕史卷七

張氏影元槧本。自此以上爲卷五。自此以下爲卷六。故卷數不同。

成吉思聽了巴歹乞失里說。就那夜對附近可倚附的伴當每說知。將家內物件棄了。遂往躲於卯溫都兒山陰去處。卯山名。溫都兒高也。

行時。敎者勒蔑做後哨。哨望著。至明日午後。於合剌合勒只惕額列惕地面歇息。

合剌合勒只惕。卽後文之合泐合河。祕史凡言主惕。或只惕。皆指海子。合泐合卽今之喀爾喀河。源出蒙古特爾根山。流入貝爾池。其上有地名額列也。元史畏荅兒傳曰。太祖與克烈王罕對陣於哈剌眞。卽此合剌合勒只矣。

中閒有阿勒赤歹放馬的赤吉歹等來報。

阿勒赤歹。太祖弟合赤溫之子。世系表作按只吉歹。

自卯溫都兒山前。望見忽剌安不剌合惕地面塵起。

忽剌安不剌合。下文作忽剌安不兒合。

敵人來到也。成吉思上馬行了。此時王罕同札木合來。問札木合道。帖木眞處。斷殺的有誰。

札木合說。兀魯兀惕。忙忽惕。

宋劉忠恕裔夷謀夏錄曰金國本名朱里眞避契丹興宗宗眞名又曰女直唐貞觀中靺鞨來中國始開女眞之名世居混同江之東瀕海三國志所謂挹婁居長白山鴨淥水之源

兀魯兀惕今額魯特其後也忙忽即蒙古對音二部皆出自孛端察兒曾孫納臣之後

那二種百姓能廝殺雖當混戰時不亂從小鎗刀裏慣他的旄纛或花或黑見時可隄防著

王罕說那般呵教咱只兒斤勇士合荅黑吉衝他者

只兒斤金之部族在王罕部落者即朱里眞之對音宋人稱女眞者也元史本紀作朱力斤宇文懋昭大金國志曰金國本名朱里眞蕃語舌音訛爲女眞或曰慮眞避興宗名又曰女直慎氏遺種勃海別族也即此只兒斤矣

隨後再教土綿土別干姓的

前文五卷有禿別干無土綿二字此作土別干即禿別干也

阿赤黑失命斡巒董合亦惕

董合本紀作董哀

勇士豁里失列們太子

本紀作火力失烈門

領一千護衛的人以次應援最後仍教咱大中軍衝者王罕又說我這軍馬札木合弟你盤治者於是札木合分出去了札木合對他伴當每說我在前常不能敵帖木眞來如今王罕

宋劉忠恕裔夷謀夏錄曰金國本名朱里眞避契丹興宗宗眞名又曰女直唐貞觀中靺鞨來中國始開女眞之名世居混同江之東瀕海三國志所謂挹婁居長白山鴨淥水之源

其所以名董合部者蓋住於董哥澤也董哥澤即統格黎河也詳本卷後文注

教我整治他的軍馬。看來他又不及我。可以報與帖木眞安答知道。於是札木合暗遣人將前言說與成吉思。似這等必不能勝你。你休怕。謹慎者。成吉思知了這話。說道。主兒扯歹伯父。我欲教你做先鋒。你意思如何。比及主兒扯歹回話。忽亦勒答兒說。我做先鋒。久後將我孤兒抬舉。

主兒扯歹。兀魯兀惕部人。出於納臣。故稱以伯父。忽亦勒答兒。前文四卷作忽余勒答兒。忙忽部人也。

主兒扯歹說。皇帝面前。我的兀魯兀惕忙忽惕做先鋒斷殺。說罷。他兩姓的百姓於成吉思前排陣立了。纔立罷。王罕的先鋒只兒斤衝將來。兀魯兀惕忙忽惕迎著衝將去。將他每敗了。追去時。被王罕的後援土綿土別干的阿赤黑失命衝將來。將咱忽亦勒答兒刺下馬。忙忽惕軍復翻回於忽亦勒答兒落馬處立了。

姚燧牧庵文集有平章忙兀公博羅驩碑云。公畏答而公之曾孫。始畏答而與兄畏翼俱事太祖。易名屑廛。約爲按答。帝與王罕陳於曷剌眞。彼衆我寡。敕兀魯一軍先發。其將朮徹帶玩鞭馬鬣不應。屑廛請曰。戰猶鑿也。匪斧不入。我先爲鑿。顧帝訣曰。臣萬一不還。三黃頭兒將軫聖慮者。辰入疾戰。大敗其軍。晡猶逐北。敕使止之。乃旋師。免冑爲殿。腦中流矢。帝親爲傅藥。寢與同帳。踰月而卒。帝曰。曩只里吉爲敵將。實禦屑廛。其以只里吉民百

戶屬屑塵子世世歲賜勿絕。其族散亡者收完之。卽封北方萬家。元史畏答兒傳卽采此文。以祕史考之。其云畏答兒。卽忽亦勒答兒也。屑塵。卽薛禪兩字也。曷剌眞卽忽剌安也。兀魯一軍。卽兀魯兀惕也。朮徹帶。卽主兒扯歹也。只里吉。卽王罕之只兒斤也。子世世不絕。卽後文十卷受孤獨賞賜也。

主兒扯歹領著兀魯兀惕衝去。又將他敗了。追去閒幹蠻董合亦惕衝來。主兒扯歹又勝了。失列門太子領一千護衛軍衝來。主兒扯歹又勝了。於是王罕子桑昆不教他父知也衝來。主兒扯歹將桑昆的腮射中。倒了。

本紀曰。帝遣折里麥爲前鋒。先與朱力斤部遇。次與董哀部遇。又次與火力失烈門部遇。皆敗之。最後與汪罕親兵遇。又敗之。亦剌合見勢急。突來衝陣。射之中頰。卽斂兵而退。卽此事也。惟此役功在主兒扯歹。非者勒蔑紀誤。

衆客列亦惕種的軍見射倒桑昆。卻翻回於桑昆處立了。成吉思旣勝了王罕。見日已晚。收了軍。將傷了的忽亦勒答兒回來。那夜起著。離了廝殺處宿下了。次日天明。點視軍馬。少斡闊台。

元史本紀曰。太宗英文皇帝諱窩闊台。輟耕錄同。又曰。太祖皇帝六子。曰朮赤。曰察合台太子。曰太宗皇帝。曰睿宗皇帝。曰兀魯赤太子。曰果里干太子。卽缺列堅。蒙韃備錄曰。成

吉思有子甚多。長子比因破金國攻打西京雲中時陣亡。第二子卻爲大太子。名約直。三太子名阿戴。四太子名天婁。五太子名龍孫。皆正后所生。其下又有十數人。乃庶生也。按窩闊台阿戴皆太宗名。後文或不作斡闊台而作斡歌歹者。均之對音字耳。

孛羅忽勒

前文作孛羅兀勒。卽元史博爾忽有傳。

孛斡兒出三人。成吉思說。斡闊台與中倚仗的孛羅忽勒孛斡兒出一同生死。必不肯相離。那夜成吉思恐敵來追襲。整治著軍馬準備廝殺有來。及日明。看見自後有一人來。到時是孛斡兒出。成吉思椎胸告天說罷。孛斡兒出說。被敵人將我馬射倒。步行走時。見客列亦惕種翻回來於桑昆處立了。那機會裏。見他馱物的馬馱歪了。將他馱的割斷。騎著走出。依著蹤迹來了。

元文類廣平王碑曰。蔑里期之戰。風雪迷陣。再入敵中求太祖不見。急趨輜重。則御勒已還。臥憩車中。聞博爾朮至。曰此天贊我也。

再少頃。又有一人來。近看時。人下又有兩腳垂著。及到來時。斡闊台孛羅忽勒疊騎著一個馬。孛羅忽勒口上帶著血。因斡闊台項上中箭。孛羅忽勒將凝住的血咂去。成吉思見了。眼淚流著。心裏艱難了。便用火將斡闊台箭瘡烙了。就與些止渴的物教喫。孛羅忽勒說敵人

的塵土高起著。看著往卯溫都兒山前忽剌安不兒合惕地面去了。

忽剌安不兒合。上文作不剌合。同一地。譯文偶殊耳。

於是成吉思整治軍馬。逆著浯泐灰涇魯格泐只惕名字的水。入答闌揑木兒格思地面去了。

故塔塔兒地也。初時塔塔兒部落全居於答闌揑木兒格思。其東南有哈爾渾河。西北流。名曰合勒合河。今之喀爾喀河也。西南匯爲巨澤。今名曰布伊爾湖。所謂涇魯格泐只者。其地傍此湖矣。前文六卷太祖盡誅塔塔兒人。蓋移居於此。又札木合往時居於豁兒豁納。自太祖破札木合後。札木合遂依王罕。所謂泰赤烏、塔塔兒兩部。非降則殺。蓋已成爲奇渥溫之地矣。

那裏隨後有合答安答勒都兒罕離了他妻子來成吉思處說。從王罕處來。王罕的子桑昆中箭時。王罕說。不可惹鬬的人惹鬬他。可惜。將兒子腮上教釘。釘了。就我兒子性命有時。可再教衝咱。阿赤黑失命說。皇帝皇帝休。休者息怒之辭也。以慰王罕。未生兒子時。禱祈著要子嗣。將這既生了的兒子桑昆抬舉。咱達達多半百姓。據此文則客列部亦韃靼種。在咱這裏。同帖木眞反出的百姓待那裏去。每人止騎著一匹馬。夜裏必在樹木下宿。他若不來呵。咱去如拾馬糞般取將來。

王罕是時其勢尙盛非太祖所能敵。觀此言可以知強弱。王罕應許了。說將這兒子休搖動。好生抬舉者。自那裏回了。成吉思自答闌揑木兒格思地面。地在兀勒灰河上游。順著合泐合河動時。點視軍馬。有二千六百。下文合泐合河流入捕魚兒海子。則合泐合河。乃今喀爾喀河流入貝爾池者也。蓋答闌揑木兒格思。其地卽在河上。

成吉思領一千三百依著河西邊起了。兀魯兀惕忙忽惕領一千三百河東邊起了。謂主兒扯歹及忽亦勒答兒二人共領其半。

就打圍著做行糧。打圍時。忽亦勒答兒金瘡未曾痊可。成吉思止當不從。因趕野獸走馬。金瘡重發死了。將他骨殖就於合兒合水的斡嘛訥屹山的半崖上葬了。

今地圖。喀爾喀河南岸有呼恰烏爾山。似卽此所云斡嘛訥屹山也。

合泐合河流入捕魚兒海子處。

按今地圖。喀爾喀河。源出特爾根山下。流入貝爾池。水道提綱曰。克魯倫河。瀦爲枯倫湖。由烏里順河。自東南布伊爾湖。合喀爾喀河諸水北流來會。正當湖面之正東。布伊爾卽捕魚兒之對音。喀爾喀卽合泐合之對音也。

有帖兒格等翁吉剌。

帖兒格等翁吉剌。當今車臣汗左翼前旗及中右旗。是其故址也。

成吉思使主兒扯歹領兀魯兀惕忙忽惕去。教說與翁吉剌百姓每。想著在前姻親呵。投降來者。

本紀宏吉剌部本與哈答斤等。會於阿雷泉。斬白馬同誓以襲帝與王汗。至是帝先脅降之也。姻親謂訶額侖及孛兒帖皆宏吉剌氏也。

若不肯投降呵。便廝殺者。說將去時。翁吉剌都投降了。成吉思因他投降了。諸般不曾動著他的。

成吉思既取了翁吉剌。就起去統格黎小河東邊下了。成吉思差阿兒孩合撒兒。

本紀曰。汪罕既敗而歸。帝亦將兵還至董哥澤駐軍。以此文校之。知董哥卽統格對音。黎者語助辭。澤卽小河矣。紀又曰。遣阿里海致責於王罕。按阿兒孩合撒兒六字爲名。札剌亦兒族也。與太祖弟是兩人。

雪格該者溫。

卽前文四卷速客該者溫。亦可稱速客該。

二人往王罕處去說。俺在統格黎小河東邊下了。

統格黎河。卽通克拉河。下流入鄂爾坤河。

草也好。馬也肥。父親。我有甚事嗔怪教我怕了。若怪俺呵。何不安然怪責。如何這般怪責。將俺家業破壞了。莫不是有人離間。謂桑昆。當初咱在勺兒合勒崑山的忽剌阿訥屹的山行。

按前文六卷王罕與太祖再結父子。即在土兀剌河黑林。然此乃黑林山也。訥兀者山也。上文斡嶇訥屹山。亦以山稱訥屹。此亦其例也。忽剌即虎忽剌。乃土兀剌之對音。輟耕錄云。和林山二水出焉。其一即虎忽剌。又可悟勺兒合勒崑即和林山也。仍是前卷土兀河黑林矣。

不曾共說來。若有人離間呵。不要信。對面說話了時方可信。語見六卷。如今父親咱每曾對面說話來麼。我雖少呵。也似多的般來。雖歹呵。也似好的般來。且我與你如車的兩輻。一輻折了呵。牛拽不得。如車的兩輪。一輪壞了呵。車行不得。

元史木華黎傳曰。太祖命木華黎博爾朮爲左右萬戶。從容謂曰。國內平定。汝等之力居多。我與汝猶車之有輻。身之有臂也。足見輔車相依之語。蒙古人亦有此義。

我豈不比一條輻一個輪麼道。在前你的父忽兒察忽思不亦魯黑皇帝有四十箇子。內只你最長。所以立做皇帝。後你將台帖木兒不花帖木兒二弟殺了。你又要將你弟額兒客合剌要殺。他遂走入乃蠻去了。是時乃蠻主爲塔陽父亦難察。爲你殺弟的上頭。你叔父古兒罕來征你。

按古兒罕卽本紀菊兒罕。解見卷五。王罕旣非遼後。安得以西遼爲叔父。當是大石轉戰時。嘗與忽兒察忽思不亦魯罕爲兄弟。故王罕以叔父稱之耳。

你止有一百人逃入合剌溫山的狹處去了。你那時將女子忽札兀兒兀眞。兀眞。蒙古語娘子也。獻與蔑兒乞的脫黑脫阿。從那裏來我父跟前求救。

按脫黑脫阿之弟婦。爲也速該所奪。則蔑兒乞與也速該讎也。此舉獻女。當是假道。非說情。

我父領著軍。將你叔父趕入合申地面。

合申。解見卷五。

將你百姓還了。於土語剌河邊黑林內。

元史地理志。王罕始居謙州。然則後遷土兀剌黑林。蓋得烈祖之力。前文云被蔑兒乞擄去舂碓。蓋未遷黑林以前事。

與我父做安荅。你曾知感著說。這恩於你子孫跟前必回報天、地知也者。

本紀述阿里海之辭曰。君爲叔父菊兒所逐。困迫來歸。我父卽攻菊兒。敗之於河西。其土地人民盡收與君。此大有功於君一也。

隨後你弟額兒客合剌於乃蠻處借得軍馬。又來征你。是時之乃蠻。今科布多地。你走入乞塔種古兒罕的

曰。契丹居潢水之南。黃龍之北。鮮卑之故地。君長姓大賀氏。分爲八部。好與奚鬬。死無服紀。餘風俗與突厥同。耶律楚材集卷十二懷古詩云。後遼稱大石。西域統龜茲。自注大石林牙。遼之宗臣。挈衆而亡。不滿二十年。克西域數十國。幅員數萬里。傳數主。凡百餘年。頗尙文教。廟號德宗。

回回地面去了。

乞塔卽契丹。二字對音。卽西遼葛兒罕耶律大石也。亦作大實。契丹國志曰。大實林牙。林牙者官名。猶中國翰林學士。大實則小名也。大實旣降女眞。及歸帳。攜五子宵遁。深入沙子。立天祚子梁王爲帝而相之。沙子者。蓋不毛之地。皆平沙廣漠。風起揚塵。全不能辨色。或平地頃刻高數丈。絕無水泉。人多渴死。大實之走。凡三晝夜始得度。故女眞不敢窮追。遼御馬數十萬。牧於磧外。女眞以絕遠未之取。皆爲大實所得。

不及一年。又反出。經過委兀河西地面。

委兀卽畏吾兒。河西卽上文合申。解見前。

窮乏了。擠著五個羊。刺著駝血喫。騎著個瞎沙馬來。因你與我父契交的上頭。我差人迎接你來我營內。

前文五卷使勇士速客該迎至忽巴合牙過冬。

又科斂著養濟你。

太祖紀又曰。君爲乃蠻所攻。西奔日沒處。君弟札阿紺孛在金境。我亟遣人召還。比至。又爲蔑里乞部人所逼。我請我兄薛徹別及及我弟大丑往殺之。此大有功於君二也。案史廷式案此古兒孛。當是直魯古。

文與祕史情事稍異。

你後將蔑兒乞百姓擄了。頭口家業盡都與了你。

弟大石矣。此條宜注入前卷敎西遼事丁。

是時太祖征塔塔兒。王罕卽攻蔑兒乞。事在前文六卷。本紀曰。君困迫來歸時。我過哈丁里歷掠諸部羊馬貲財。盡以奉君。不半月閒。令君饑者飽。瘠者肥。此大有功於君三也。君不告我往掠蔑里乞。大獲而還。未嘗以毫髮分我。我不以爲意。我征朶魯班塔塔兒哈答斤散只兀宏吉剌五部。如海東鷙鳥之於鵝雁。見無不獲。獲則必致於君。此大有功於君五也。

後又同追不亦魯黑。

古出古敦不亦魯黑故乃蠻部長。

於拜答剌黑別勒赤列地面。

前文六卷作巴亦答剌黑別勒赤兒。

與可克薛兀撒卜剌黑對陣。你夜裏營內又虛燒著火退走了。那可克薛兀撒卜剌黑卻襲著你。將桑昆妻子百姓都擄了。又將你帖列格禿有的百姓擄了一半。你又求救於我。我使四傑將你桑昆的妻子百姓頭疋都救與了你。又曾知感來。

本紀曰。及君爲乃蠻所傾覆。我遣四將奪還爾民人。重立爾國家。此大有功於君四也。

如今有甚麼緣故怪責。使人說將來。

王罕聽了這言語。嘆息著說。帖木眞的兒子行有不可離的道理。我已離了。於是心內艱難。

將刀刺破小指流血。就盛在小樺皮桶心說。我若見帖木眞兒子害他呵。似這血般。教刺著。遂將那血與去的使臣將來了。

成吉思教對札木合說。皇帝父親行將我嫉惡著教分離了。在前時每日誰早起呵。將父親的馬乳用青鐘飲有來。爲我常早起的上頭嫉妒了。如今將皇帝父親的青鐘滿飲呵。待費的多少。又對阿勒壇忽察兒二人說。

二人犯軍令爲太祖所罰。因叛投王罕。

您兩個不知如何要棄我。忽察兒你是揑坤太子的子。揑坤太子。即烈祖同母兄。當初咱每裏教你做皇帝。你不曾肯。阿勒壇。你父忽禿剌皇帝。前文作忽圖剌合罕。曾管達達百姓。因此教你做皇帝。你又不肯。在上輩有巴兒壇的子撒察。台出。

案撒察卽撒察別乞。前文一卷作薛扯別乞。與台出均合不勒合罕之長房孫。其父卽忽禿黑禿主兒乞。乃巴兒壇之姪。非巴兒壇之子也。二人則巴兒壇之姪孫。此言巴兒壇子。蓋是駁文。

他兩個也不肯做。你衆人教我做皇帝。我不得已做了。

阿勒壇等推戴事見四卷。

您如今卻離了我。在王罕處。您好生作伴著。休要有始無終。教人議論。你每全倚仗著帖木

眞無帖木眞呵使不中用了你那三河源頭守得好著。

三河謂土拉河鄂爾昆河色楞格河也此指黑林王罕所居本紀敍述此語云三河祖宗肇基之地毋爲他人所有語意不同若以太祖所居言之則斡難河客魯漣河兀剌河三河也。

休教別人作營盤。

王罕之黑林他日太祖得之是爲和林。

成吉思再教對脫斡鄰弟說即六卷前文欲擄帖木眞百姓者也我喚你做弟的緣故在前屯必乃即屯必乃薛禪察剌孩領忽。

海都次子也於屯必乃爲叔父。

二人原擄將來的奴婢名斡黑答他的子名速別該速別該子名闊闊出乞兒撒安闊闊出乞兒撒安子名也該晃脫合兒也該晃脫合兒子是你你如今將誰的百姓要諂佞著與王罕。

脫斡鄰勒欲擄太祖百姓以助桑昆也。

我的百姓阿勒壇忽察兒必不教別人管你是我祖宗以來的奴婢我喚你做弟的緣故如此。

成吉思再對桑昆說。我與你父是有衣服生的兒子。俗云乾兒你是赤裸生的兒子。父親曾將咱每一般抬舉。你生心恐怕我攙在你先。將我疾惡趕了。如今休教父親心裏受艱辛。早晚出入消解愁悶著。若你舊嫉妒的心不除。莫不是你於父親見存時要做皇帝麼道。故教心裏受苦。若要差人到我行來時。差兩個人來。成吉思將這話分付了阿兒孩合撒兒速格該者溫即雪格該也稱者溫者。蓋勇士之意。他兩個對桑昆說了。桑昆說。他幾曾說。是皇帝父親來。只說好殺人的老子。我行也幾曾說是安答來。只說脫黑脫阿師翁。

脫黑脫阿幾滅太祖之族。故桑昆知太祖惡之。只以桑昆爲脫脫之師父也。

續著羊回羊尾子行。

洪皓松漠紀聞曰。羊生達靼者。大如驢。尾巨而厚。類扇。自脊至尾或重五斤。明蕭大亨夷俗記曰。取羊乳。俟羔能齕草。駈至他所。將牝羊每兩隻。其頭相對束縛之。使不動。人從羊尾後取之。取畢。始解其束縛。令母子相聚也。以此語求之祕史此文。則束縛兩羊之頭。似卽續著羊之謂也。從羊尾後取乳。似卽回羊尾子之謂也。以喻太祖日以謀殺王罕爲事。猶人奪羊乳也。明張燧千百年眼曰。尾大不掉。此非喻言也。西域有獸曰羯。尾大於身之

半。非以車載尾則不可行。元白湛淵有詠羯詩。羯尾大如斛。堅車載不起。此以不掉滅。彼以不掉死。

有這言語的計量。我省得了。是斷殺爲頭的言語。你必勒格別乞脫朶延兩個。將旄纛立起。騙馬每放得肥著。無有疑惑。那裏阿兒孩合撒兒自王罕處回來了。速格該者溫因他妻子在脫斡鄰處。不曾回來。阿兒孩合撒兒將這話對成吉思說了。

成吉思隨即起去。至巴勒渚納海子行住了。

此卽四卷所云答闌巴勒主惕地也。本紀曰。帝旣遣使於汪罕。遂進兵。虜宏吉剌別部溺兒斤以行。至班朱尼河。河水方渾。帝飲之以誓衆。時汪罕形勢盛強。帝微弱。勝敗未可知。衆頗危懼。凡與飲河水者謂之飲渾水。言其曾同艱難也。史文班朱尼。卽祕史巴渚納三字對音。但祕史敍太祖與汪罕之戰。以卯溫都兒山爲最惡。巴渚納戰未被其創。惟前文四卷與札木合戰於此地。被其推動。退於哲列捏。實爲大敗。且太祖詰責汪罕之言。已云在統格黎河下營。夫統格黎者。由鄂勒昆河入色楞格河而達北海之水。明是勝王罕之後。自東而西之證。豈有退至東邊巴勒納爲戰場之理。得無元史誤以哲列捏之役移之汪罕乎。且始終未與汪罕爲巴渚納之戰。祕史前後文可考也。至班朱尼河之役。見於列傳不一而足。是宜尋覽前後。列而論之。札八兒火者傳曰。太祖與克烈王汗有隙。一夕王

汗潛兵來。倉卒不爲備。衆軍大潰。太祖從行僅十九人。札八兒與焉。至班珠爾河。餱糧俱盡。會一野馬北來。諸王哈札爾射之殪。汲河水煮而啖之。太祖舉手仰天而誓曰。使我克定大業。當與諸人同甘苦。苟渝此言。有如此水。將士莫不感泣。又速不台傳曰。太祖初建興都於班朱納海。卽龍居河也。又土土哈傳曰。世祖召見慰諭之曰。昔太祖與臣下同患難者。飲班朱河以記功云云。足見太祖與王罕爲巴渚納之戰。乃王業所基。祕史不爲發揮。頗嫌漏略。據速不台傳。則班朱納海。卽龍居河。龍居河卽臚胸河對音。臚胸河卽克魯倫異號。此爲呼倫海子。不必致疑。且可以蒙古源流證之。源流曰。歲次戊午年三十七歲。遣使于克哩葉特之翁汗。言前取布爾德大哈屯時。事之如父。曾以貂裘爲獻。今朕願如父子相親。翁汗不信。率克哩葉特之衆與兵前來。迎戰于鄂諾河下游呼倫貝爾地方。遂降翁汗。據克哩葉特之衆。其云克哩葉特。卽祕史客列亦惕。布爾德大哈屯。卽孛兒帖兀眞。翁汗。卽元史汪罕對音。鄂諾河下游呼倫貝爾。卽斡難河下游呼倫湖流入布伊爾湖。亦卽元史紀傳之班朱尼河。班珠爾河。班朱納海。及班朱河。又卽祕史之巴渚納海子。但元史言敗。祕史言住不言戰。惟源流言戰勝。微有齟齬。然其爲呼倫湖無疑也。

那裏正遇著豁魯剌思種的搠斡思察罕等。不曾廝殺。便投降了。

前文四卷有豁羅剌的人薛赤兀兒來投太祖。五卷有豁羅剌思種人豁里歹以合塔斤

十一部落立札木合事來告太祖。與此豁魯剌思。皆一族也。

又有阿三名字的回回。自汪古惕種的阿剌忽失的吉惕忽里處來。

忽里。其官也。名阿剌忽失的吉。乃汪古部種族也。太祖本紀曰。白達達部主阿剌忽思。與此阿剌忽失對音。則此汪古氏乃白達達種也。汪古種蓋金國之地。元文類載馬祖常撰馬公月合乃神道碑云。世屬雍古部族。居靜州之天山。天山。古居延海也。則汪古卽雍古對音。其地在居延海。此回回教人名阿三從居延海來也。所以敍其事者。他日太祖征乃蠻。乃蠻塔陽罕欲得阿剌忽失夾攻。而阿剌忽失不從塔陽而從太祖。蓋得阿三之力居多。爲後八卷拒塔陽張本也。

有羯羊一千。白駝一個。順著額孤古涅河。易換貂鼠。青鼠。

順額孤古涅河。則下游爲今黑龍江地也。契丹國志曰。女眞世居混同江之東山。乃鴨綠水之源。地饒山林。土產人參蜜蠟北珠。獸多青鼠貂鼠。

來至巴泐渚納海子飲羊時。遇著成吉思。

明何喬遠名山藏曰。洪武二十年。撒馬兒罕國王帖木兒貢駝馬海東青。藍將軍深入逐殘胡。撒馬兒罕有行賈捕魚兒海者。盡俘以歸。上察其眞。遣還之。據此。則回回地面貿易於今之關東者。代有其人。此阿三者亦其類也。

成吉思在巴泐渚納海子住時。有弟合撒兒將他妻子幷三子也古也松格禿忽撒在王罕處。

太宗紀八年分賜諸王野苦益都濟南二府王口內撥賜。憲宗紀二年命諸王野古征高麗。當卽其人。世祖紀命大將也古追大理高祥。又耶律留哥列傳。睿宗以其子石剌佐諸王也苦控制高麗。又王珣傳。珣子榮祖從諸王也忽略地三韓。皆此人也。合撒兒妻子陷於王罕。當由卯溫都兒之戰。斡闊台雖歸。而合撒兒則被擄也。

罄身領幾個伴當走出來尋成吉思。至合剌溫山。

肯忒山之支脈也。

緣嶺尋不見。乏了糧食。喫生牛皮筋。行至巴泐渚納海子。尋見兄成吉思。成吉思喜歡了。

喜得王罕虛實也。本紀曰。哈撒兒別居哈剌渾山。妻子爲汪罕所虜。挾幼子脫虎走。糧絕。探鳥卵爲食。來會於班朱尼河上。卽其事也。

商量著。差沼列歹種的人合里兀答兒。

沼列歹。卽前文一卷之沼兀列亦惕氏。源出孛端察兒之妾子沼亦列歹。本紀有族人照烈部。與沼列爲對音也。

兀良合歹種的人察兀兒罕。者勒蔑之弟也。二人做合撒兒的使臣去對王罕說。用反間之策也。

我兄弟形影望不著。踏著道路也尋不見。叫他呵他又不聽得。夜閒看星枕土著睡。我的妻子見在父親皇帝處有。若差一個可倚仗的人來呵。我往父親行去。

本紀曰。帝移軍斡難河源。謀攻汪罕。復遣二使僞爲哈撒兒之言曰。我兄太子今既不知所在。我之妻孥在王所。縱我欲往。將安所之耶。王倘棄我前愆。念我舊好。卽束手來歸矣。成吉思又對使臣說。您去。俺便起身。您回去時。只於客魯漣河的阿兒合勒荷吉地面行來。約會著。隨卽教主兒扯歹。阿兒孩。

卽阿兒孩合撒兒。以與太祖弟易混。故刪三字。

兩個做頭哨。去客魯漣河的阿兒合勒荷吉地面下了。合里兀答兒。察忽兒罕。即察兀兒罕。二人到王罕處。將說去的言說了。王罕正立起金撒帳做筵會。聽得合里兀答兒說罷。王罕說。果那般呵。教合撒兒來。就差中倚仗的人亦禿兒堅。同合里兀答兒等去。

本紀曰。汪罕信之。因遣人隨二使來。以皮囊盛血與之盟。

將及到原約會處。亦禿兒堅望見下營的形影甚多。便回走了。合里兀答兒快馬趕上。不敢拏。前面橫當著。察忽兒罕馬鈍。自後箭射到處。將亦禿兒堅騎的馬臀尖射坐了。那裏將亦禿兒堅拏住。將至太祖處。送與合撒兒教殺了。

合里兀答兒等對太祖說。王罕不隄防。見今起著金撒帳做筵會。俺好日夜兼行去掩襲他。

太祖說是。遂教主兒扯歹阿兒孩兩個做頭哨。日夜兼行。到者折額兒溫都兒山的折兒合不赤孩地面的口子行。

前文六卷作者者額兒溫都兒山。

將王罕圍了。廝殺了三晝夜。至第三日不能抵當。方纔投降。

本紀曰。及至。卽以二使爲向導。令軍士銜枚夜趨折折運都山。出其不意襲汪罕。敗之。盡降克烈部衆。

不知王罕父子從何處已走出去了。

本紀曰。汪罕與亦剌合挺身遁去。汪罕嘆曰。我爲吾兒所誤。

這廝殺中有合答黑把阿禿兒名字的人。

合答黑。卽前文之合答黑吉也。出於只兒斤氏。其稱把阿禿兒。猶前文勇士也。

說我於正主不忍教您拏去殺了。所以戰了三日。欲教他走得遠著。如今教我死呵。便死。恩賜教活呵。出氣力者。太祖說。不肯棄他主人。教逃命走得遠著。獨與我廝殺。豈不是丈夫。可以做伴來。遂不殺。教他領一百人與忽亦勒答兒的妻子。永遠做奴婢使喚。

使供忽亦勒答兒家使喚。所謂受賞賜者也。以合答黑賞與之者。以其忠誠衞上。使忽亦勒答兒家。得其死力故也。

因當初忽亦勒答兒先說要斷殺的上頭。教他子孫常請受孤寡的賞賜。

元史畏答兒本傳曰。太祖與克烈王罕對陣。畏答兒腦中流矢。創甚帝親傅以善藥。留處帳中。卒及王罕滅。帝以其將只里吉實抗畏答兒。乃分只里吉實民百戶隸其子。且使世世歲賜不絕。仍令收完忙兀人民之散亡者。太宗思其功。復以北方萬吉封其子忙哥爲郡王。歲丙申。忽都忽大料漢民。分城邑以封功臣。授忙哥泰安州民萬戶。帝曰。畏答兒戰功多。其增封二萬戶。與十功臣同爲諸侯。

元朝祕史卷八

那遍將客列亦惕百姓屈下。各各分了。因孫勒都歹種的人塔孩把阿禿兒

即前文四卷之塔乞也。又四卷亦作塔孩。又作答孩。

太祖處有恩的上頭。

前文四卷答孩同速客該往王罕處告即位有功。

奧了一百只兒斤百姓。

只兒斤。即朱里眞之對音。注見前文卷七。

本王罕勇士合答黑吉所管也。後文九卷以此。百姓與豁兒赤作萬戶。稱阿答兒乞等百姓即此。

再王罕弟札合敢不有二女。長女名亦巴合。太祖自娶了。

後文十卷以阿失黑等二百人爲從嫁。其後以亦巴合賜主兒扯歹。按元史后妃表。凡位號三十九人。無亦巴合。則亦巴合未正位號時。即已賜與主兒扯歹。故后妃表据歲賜錄收載。而無此人。

次女名莎兒合黑塔泥。與了拖雷。

元史睿宗列傳曰。睿宗景襄皇帝諱拖雷。太祖第四子。太宗母弟也。元史語解及源流均作圖類。又元史卓沁台列傳曰。乃蠻滅兒乞台合兵來侵。諸部有陰附之者。不虞太祖領兵卒至。諸部潰去乘勝敗之。卓沁台俘其主札哈堅普。及二女以歸。諸部悉平。與札哈堅普盟而歸之。史稱札哈堅普卽札合敢不之對音。然與本紀又雜出紀云克烈部。札阿紺孛來歸。札阿紺孛者。部長汪罕之弟也。札阿紺孛卽札合敢不。此二女据卓沁台傳。則是俘得。据祕史則是來降。當是王罕敗後。勢窮獻女求盟耳。

爲那般。將札合敢不的百姓。不曾教虜了。

太祖再於巴歹乞失里黑二人行。將王罕的金撒帳。並鋪陳金器皿。及管器皿的人。盡數與了。

又將客列亦惕汪豁眞姓的人。

汪豁眞姓卽汪古惕也。前文七卷及本卷後文。均有汪古惕種語。

就與他兩個做宿衞的。教帶弓箭。飲酒時又許他喝盞。

按輟耕錄曰。天子凡宴饗。一人執酒觴立於右階。一人執拍板立於左階。執板者抑揚其聲。贊曰幹脫。執觴者如其聲和之曰打瀚。則執板者節一板從而王侯卿相。合坐者坐。合立者立。於是衆樂皆作。然後進酒詣上前。上飲畢授觴。衆樂皆止。別奏曲以飲陪位之官。

按卽洪皓松漠紀聞所云渾脫酒也。

謂之喝盞。蓋沿襲金源舊禮。至今不廢。諸王大臣。非有賜命。不敢用馬。斡脫打弼。彼中方言。未暇考求其意。

直至子孫行。教自在快活。斷殺時搶得財物。打獵時得的野獸。都不許人分。盡他要者。

二人本也客扯連之奴婢。故與豁除屬籍也。

太祖又說。一則是他二人救了我性命。一則是長生天護助的上頭。將客列亦惕種人屈下了。得至大位子裏坐。久後我的子孫。將這有恩的道理。常常知道者。於是將客列亦惕諸姓每。都分與衆伴當。

元史兵志。有喀喇衞。喀喇卽客列對音。蓋因客列亦部降人編入兵籍也。

那冬。就在阿不只阿闊迭格兒地面住了。

下文有從阿卜只合闊帖兒格起去。至客勒帖該合答地行。則知此爲王罕黑林左近之地。暫時於此過冬者也。上文四卷有迭列禿口子。六卷亦云帖列格禿口子。則此文迭格兒與下文帖兒格皆山之口子也。山名阿不只阿闊。其山口坦平。可屯紮處矣。

王罕桑昆父子二人。輕身走至的的克撒合勒地面。涅坤水處。

案元史太宗紀九年春。獵於揭揭察合之澤。憲宗紀三年帝獵於怯蹇乂罕之地。元史語解於此兩文。均改爲齊齊克察罕。是兩地實一名。又皆與此的的克撒合對音。此地既有

涅坤水。則當在王罕所居黑林之西。傍鄂勒昆河之水處也。太祖往日從斡難河到王罕黑林。止言土兀剌河。不言鄂勒昆河。此必一度土拉河卽到。不煩更度鄂勒昆河故耳。此次太祖襲破王罕。自東而來。王罕父子敗走。必望西而遁。當度鄂勒昆河。此河之東。有地名的的克撒合勒也。考元太宗建宮殿於和林以後。兩朝皆常獵於齊齊克察。罕知此地在和林之西也。涅坤水卽鄂勒昆河對音。水道提綱曰。鄂勒昆河原有二。一出杭愛山尾南麓。偏西十四度五分。極高四十七度。東南流曰姑洛河。曲曲二百里南源自西來會。南源出鄂爾吉圖都蘭喀喇山。亦作威者伊圖都蘭喀喇山卽大黑山。在杭愛山之南八十餘里。源又有一自北麓東南流曰阿木勒稽烏林塔河。西十四度六分。極四十六度八分。亦作烏里雅思他河。此地元時屬和林。疑烏林烏里。皆和林音之轉也。一自東麓東流百里而合。又東百餘里。與姑洛河會。始曰鄂勒昆河。

王罕行得渴了。將入去飲水。被乃蠻哨望的人豁里速別赤拏住。自說我是王罕。哨望的人不信。將他殺了。

本紀曰。汪罕出走。路逢乃蠻部將。爲其所殺。案王罕與乃蠻戰敗後。蓋自色楞格河以西。皆爲乃蠻所奪。其始與太祖攻乃蠻時。直至今科布多爲界。皆王罕地。故數千里無梗阻。此時在鄂勒昆河。便爲乃蠻哨望人所殺。職是故也。

桑昆此時在外。不曾入去。以此就往川勒地面去了

唐書曰。貞觀十四年侯君集滅高昌。以其地爲西州。初麴文泰聞唐兵起曰。唐去我七千里而沙磧居二千里。地無水草。寒風如刀。熱風如燒。安能致大軍乎。及唐兵臨磧口。憂懼發病卒。子智盛出降。以其地爲西州。置安西都護府。左屯衛將軍姜行本勒石紀功。按此碑在今哈密北之南山口內松樹塘上。則沙磧二千里者。此卽祕史之川勒矣。後文十五卷云。川勒地面無水。止有野獸。此桑昆所以致渴也。以本紀考之。則川勒當是西夏地。

至川勒。桑昆與伴當闊闊出幷其妻一同尋水喫。

卽四養子之一也。舊在札木合營所得。其後當是隨札木合去。又投王罕部下。故爲桑昆伴當也。四養子惟孛羅兀勒成四傑。次則失吉忽禿忽爲斷事官。平金國。古出亦委付與太祖弟斡赤斤。惟闊闊出不終。爲太祖所戮。

因見野馬被蠅蟲咬著。

劉郁西使記曰。有蟲如蛛。毒中人則煩渴。飲水立死。陳誠使西域記曰。塞藍夏開草上生黑蜘蛛甚小。噬人徧體皆痛。六畜被傷者多死。

桑昆下馬。將馬教闊闊出拏了。潛往欲射中間。被闊闊出牽馬走了。

本紀曰。亦剌合走西夏。日剽掠以自資。既而亦爲所攻。走至龜茲國。國主以兵討殺之。按

龜茲國。今庫車也。

其妻說。在前。好衣服。好茶飯。曾與你喫穿。如今正主上。如何那般棄了。就立住不行。闊闊出說。你不行。莫不要嫁桑昆。其妻說。人雖說婦人是狗面皮。越語曰。雖靦然人面哉。吾猶禽獸也。婦人從人。不尙節義。故有此謗。

你可將這金盂子與他。教尋水喫。闊闊出遂將金盂子撇下了。與妻同來太祖處。將棄了桑昆的緣故都說了。

元史閔本傳曰。拜住始祖哈里巴。封河東公。事王罕。太祖取王汗。收諸部落。引數十騎馳西北方。太祖使人追問之。曰。昔與皇帝同事王汗。王汗今已滅。欲爲之報仇。則逆天不祥。欲改事帝。則有所不忍。故避之遠地。以沒吾生耳。元史類編不忍朮傳曰。祖海藍伯嘗事克烈部可汗。克烈滅。太祖遣使招之。答曰。昔與帝同事可汗。今既亡。欲爲報仇。則帝乃天命。欲改事帝。則心有所不忍。遂去。莫知所之。海藍伯卽哈里巴對音也。桑昆有哈里巴。而不用。乃與闊闊出爲伍。安得而不亡哉。

太祖說。這等人如何教他做伴。遂將他妻賞賜。將闊闊出殺了。

元史朮赤台傳曰。朮赤台子怯台。怯台子端眞拔都兒。太宗時與亦剌哈台戰勝。帝卽以亦剌哈妻賜之。按太宗當作太祖。若太宗則未及與亦剌哈戰。亦剌哈卽祕史桑昆也。蓋

按此文賞賜者乃闊闊出之妻

非亦刺哈之妻此處似宜再加一二語否。

賞闊闊出之妻。與以桑昆妻配主兒扯歹之孫同時矣。王罕既亡。太祖之國。自是與乃蠻鄰。

乃蠻皇帝塔陽的母古兒別速說。

元史地理志曰。吉利吉思者。初以漢地女四十人與阿速之男結婚。取此義以名其地。南去大都萬有餘里。相傳乃蠻部始居此。長一千四百里。廣半之。謙河經其中。西北流。又西南有水曰阿浦。東北有水曰五須。皆巨浸也。會於謙而注於昂可剌。北入於海。俗與諸國異。其語言與畏吾兒同。廬帳而居。隨水草畜牧。頗知田作。遇雪則跨木馬逐獵。土產名馬白黑海東青。按史文敍乃蠻未南遷之地。在今俄羅斯色楞格河之西岸。昂可剌河之上游。此爲乃蠻始居。若是時乃蠻建庭在今阿爾泰山。乘王罕敗後。擴境至於杭愛。今土謝圖汗三音諾顏部。皆往日王罕之地。而是時已爲乃蠻得之。所以前卷與乃蠻戰。以科布多爲戰場。此時與乃蠻戰。反在東數千里。而以杭愛爲戰場也。魏默深不明其故。妄疑元代和林。乃乃蠻王庭。蓋讀祕史不熟。不知其所緣起耳。塔陽元史作太陽罕。源流作達延汗。乃蠻王亦難察之子也。亦難察死。其子塔陽嗣爲汗。

王罕是在前的老皇帝。

据此言知王罕盛時。乃蠻嘗爲役屬。

取他頭來看。認得果然是呵。祭祀他。遂差人往豁里速別赤處。割將頭來。認得是王罕。於是動著樂器祭祀他。祭時。王罕頭笑了。塔陽見笑。以爲不祥。就踏踐碎了。有可克薛兀撒卜剌名字的人說。

前擄王罕桑昆妻子百姓者也。

死人的頭。您割將來。卻踏碎了。如今狗吠的聲又不好了。在前您亦難察必勒格皇帝曾說。

前文有察阿孩領忽之子想昆必勒格。又桑昆分付必勒格別乞將旄纛立起。則必勒格者。貝勒對音也。

我老了。這婦人年少。

亦難察既稱其妻年少。則古兒別速。或塔陽之後母。

兒子塔陽又柔弱。是我禱神生來的。久後恐將我多百姓守不得。這般說有來。況而今狗吠有將敗的聲音。

外蕃喜畜獵犬。每有獵獲。犬必先知。蓋得氣之先者。然則鳴聲或噍殺哀促。惟彼地能驗之。

夫人古兒別速行的法度嚴峻。我塔陽皇帝又柔弱。除飛放打獵之外。別無技能心性。說了。

元史兵志曰。元制自御位及諸王。皆有昔寶赤。蓋鷹人也。冬春之交。親幸近郊。縱鷹隼搏

擊。以爲遊豫。謂之飛放。故鷹房捕獵。皆有司存。

再後塔陽說。這東邊有些達達。將在前老王罕。

據此語及後文莫不是達達氣運來了。則專以蒙古爲韃靼。乃蠻蓋非韃靼類。王罕已死。桑昆逃西夏。亦必僭號。故稱曰老王罕。

教筒箭諕得走出來。死了。看來他敢要做皇帝麼。道。天上只有一個日月。地上如何有兩個主人。

天無二日。土無二王。漠北亦有此語。

如今咱去將那達達取了。其母古兒別速說。那達達百姓歹氣息。衣服黑暗。取將來要做甚麼。教遠有者。若有生得好婦女。將來教洗浴了。擠牛羊乳。呵中有。塔陽說。那般呵。有甚難。咱去將他每弓箭奪來。

可克薛兀撒卜剌黑聽了塔陽的言語。歎息著說。你不可說大話。這話你再休說。塔陽不聽。遂差脫兒必塔失做使臣。去對汪古惕種的主阿剌忽失的吉惕忽里說。

汪古惕部舊役屬於客列亦惕部。上文云將客列亦惕汪谿眞姓的人與巴歹乞失里二人做宿衞。是也。忽里猶曰部長也。元文類二十三有閻復撰駙馬高唐忠獻王闊里吉思碑。始祖卜國。汪古部人。世爲部長。則此部乃卜國之子孫也。輟耕錄氏族篇色目有三十

一種。而雍古歹居其一。則非蒙古族類也。此時王罕已滅。而汪古氏宗族來降。此忽里之官名曰阿剌忽失的吉。太祖仍命其領彼部族也。故曰汪古惕種的主。知忽里爲部長之名者。金封太祖爲札兀忽里。故知忽里是蒙古語部長之名。本紀曰。乃蠻部長太陽罕遣使謀於白達達部主阿剌忽思。卽此事也。

這東邊有些達達。你做右手。

冀其煽動客列亦部降人爲內應以助之。

我自這裏起程。可將他弓箭奪了。阿剌忽失的吉惕忽里回說。我做不得你右手。卻使人去對太祖說。乃蠻的塔陽要來奪你弓箭。教我做右手。我不曾肯從。我如今提省你。若不隄防。恐來奪你弓箭。

元文類二十三閻復駙馬高唐王闊里吉思碑。卽阿剌忽失的吉惕忽里之曾孫也。碑云亡金塹山爲界。以限南北。阿剌兀思惕吉忽里一軍扼其衝。太祖聖武皇帝起朔方。併吞諸部。有國西北曰帶陽罕者。遣使卓忽難來謂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汝能爲吾右臂。朔方不難定也。阿剌兀思料太祖終成大事。決意歸之。卽遣麾下將禿里必答思齎酒六榼。送卓忽難於太祖。告以帶陽之謀。時朔方未有酒醴。太祖祭而後飲。舉爵者三。使還酬以馬二千蹄。羊二千角。上詔忠武異日吾有天下。奚汝之報。天實鑒之。且約同征帶陽。會於

廷式按祕史之脫兒必塔失。卽禿里必答思。此時差爲太陽罕之使者也。而碑以卓忽難爲使名。與祕史異。似宜加按語以正其失。

某地。忠武先期而至。既收帶陽。下中原復爲嚮導。南出界垣。留居鎭守。爲疇昔異議所害。

詔追封高唐忠武王。

此時太祖正在帖篾延客額兒地面圍獵。

本紀作帖麥垓川。元史以水名之也。圍獵必在山。祕史以山名之也。

知了這話。就圍獵處。與衆人商量。多說馬瘦。如何可好。斡惕赤斤說。

卽太祖弟帖木格也。以後均止稱斡赤斤。

您如何推辭馬瘦。我的馬卻肥。既聽了這等說。如何坐得住。

本紀曰。皇弟斡赤斤曰。事所當爲。斷之在早。何可以馬瘦爲辭。

別勒古台又說。若生時被人將弓箭奪了呵。濟甚事。男子死呵。與弓箭一處。豈不好。如今乃蠻恃其國大民衆。敢發大言。我可乘此奪他弓箭何難。

本紀曰。別里古台亦曰。乃蠻欲奪我弓矢。是小我也。義當同死。彼恃其國大而言誇。苟乘其不備而攻之。功當可成也。

咱去呵。他多馬羣。必安然撇下房屋空了。百姓必皆逃入山林。咱如今便可上馬。

別勒古台說了。成吉思說。是自圍獵處回來。從阿卜只合闊帖兒格地面起去。

自去冬在阿不只阿闊迭格兒住。今從此地起營去。雖異文實一地也。帖兒格是此山之

口子矣。

至合勒合河斡兒訥兀地的客勒帖該合答地行下了。

合泐合河斡兒訥兀前文七卷忽亦勒答兒葬處本紀曰帝駐兵於建忒該山建忒該卽客帖該對音合答山也山名客勒帖該其地在合泐合河之上蓋今喀爾喀河南岸是其處。

將自己軍馬數了。

元史兵志國初典兵之官視兵數多寡爲爵秩崇卑。

立千百戶牌子頭。

元史兵志曰其法家有男子十五以上七十以下無衆寡盡僉爲兵十人爲一牌設牌頭上馬則備戰鬬下馬則屯聚牧養長萬夫者爲萬戶千夫者爲千戶百夫則爲百戶。

設六等扯兒必官。

扯兒必宿衞官也一作闊里必見元史伯八兒列傳一作闊利必見西遊記後文十一卷亦作扯兒賓元史兵志曰宿衞者天子之禁兵也方太祖時以木華黎赤老温博爾忽博爾朮爲四怯薛領怯薛歹分番宿衞夫屬囊鞬列宮禁宿衞之事也用之於大朝會則謂之圍宿軍用之於大祭祀則謂之儀仗軍車駕巡幸用之則曰扈從軍守護帑藏則曰看

守軍。或夜以警非常。則爲巡邏軍。或歲漕至京師。用之以彈壓。則爲鎭遏軍。六等似卽指此。

都委付了。又設八十個做宿衞的人。七十個做散班。其選護衞時。於千百戶幷白身人內子弟。有技能。身材好者。充之。

輟耕錄曰。國朝鎭殿將軍募選身軀長大異常者充。凡有所請給。名曰大漢衣糧。年過五十。方許出官。兵志曰。凡怯薛長之子孫。或由天子所親信。或由宰相所薦舉。或以其次序所當爲。卽襲其職。以掌環衞。雖其官卑勿論也。及年勞旣久。則遂擢爲一品官。

又敎阿兒孩合撒兒。選一千勇士管著。

自忽亦勒答兒死後。遂以阿兒孩代領忙忽惕。

如廝殺則敎在前。平時則做護衞。斡歌列扯兒必

卽孛斡兒出之弟斡歌連。

與忽都思合勒潺。

巴魯剌氏。與忽必來同族。

將七十個散班。一同管了。

成吉思再說。帶弓箭的人。幷散班。護衞。廚子。

元史兵志曰。侍衛帶弓矢者曰闊端赤。蒙韃備錄曰。在左右帶弓矢執侍驍勇者曰護衛。

兵志曰親烹飪以奉上飲食者曰博爾赤。

把門人等。

兵志曰司閽者曰八剌哈赤。

教日裏入班來。至日落時。將管的事物。交付與宿衛的。出去宿者。若管馬的。守著馬。

兵志曰典車馬者曰兀剌赤莫倫赤。

宿衛的。房子周圍宿。守門的。著門口立。至次日抬湯時。卻入來。管自己的事物。每三日一次交換。

兵志曰。凡宿衛每三日而一更。申酉戌日。博爾忽領之爲第一怯薛。亥子丑日。博爾朮領之爲第二怯薛。寅卯辰日。木華黎領之爲第三怯薛。巳午未日。赤老溫領之爲第四怯薛。

鼠兒年四月十六日。成吉思祭了旗纛。去征乃蠻。逆著客魯連河行了。教者別忽必來（本紀作虎必來哲別）一人做頭哨。至撒阿里客額兒地面。遇著乃蠻在康合兒合山頭哨望的。

本紀曰。太陽罕至自按台營於流海山。今案按台卽阿爾泰山之對音。今謂之杭愛山者也。水道提綱曰。西北諸山皆以阿爾泰山爲祖。支峯綿亙北漠。東爲杭愛。有色楞格鄂爾

渾諸河東南挺爲肯特。爲大興安。有黑龍江克魯倫諸水。杭愛卽康合之對音也。然杭愛二字。又卽古來瀚海二字之對音。漢書稱瀚海。又稱大幕。漢書注謂瀚海爲沙漠。唐人曰沙磧。又謂之莫賀延磧。又稱爲大患鬼魅磧。五代稱沙陀。今謂之戈壁。無復瀚海之目。然唐代尙有瀚海都督府之設。卽以沙磧爲古瀚海。相沿名之。已成漢語。此一帶沙漠最高之山。漠北亦沿稱瀚海山。北語轉變遂爲沆海。今又以蒙古語翻譯。則爲杭愛矣。元史沆海二字。於漢語較近也。外蕃輿地所在有之。如唐人稱賀蘭山。蕃語沿之。今爲阿拉善矣。漢書匈奴傳盧朐。遼史沿之。名曰臚朐河。元史則變爲龍居河。西遊記則又變爲陸局河矣。凡諸山水。既成漢名。再轉蕃音。遂同蕃語。今略考尋史傳。釐厥舊名。俾碩學通材。相說以解。世多博雅。或無譏焉。

往來相逐閒。被乃蠻人將這裏騎破鞍子白馬的人拏了。共說。原來達達的馬瘦。

本紀曰。時我隊中羸馬有驚入乃蠻營中者。太陽罕見之。與衆謀曰。蒙古之馬。瘦弱如此。今當誘其深入。然後戰而擒之。

隨後太祖大軍。至撒阿里客額兒地面下了。朵歹扯兒必對成吉思說。

卽前文四卷命其總管家內人口之多歹也。是時設六等扯兒必命爲之。

哨人少遠來。可只於此牧馬。多設疑兵。將這撒阿里客額兒地面布滿。夜令人各燒火五處。

彼人雖多。其主輭弱。不曾出外。必是驚疑。如此則我馬已飽。然後追彼哨望的直抵大營。擊其不整。必然可勝。成吉思從其言。乃蠻哨望的。果自山頭看見。說只道達達每少。如何燒的火如星般多。就將先拏住得人馬送去。對塔陽說。達達軍馬已塞滿了撒阿里客額兒地面了。想是每日增添。只見夜間燒的火一如星般多了。

哨望的去時。塔陽正在康孩地面的合池兒水邊。

康孩卽上文康合兒合山。今杭愛山之對音。合池兒水。今阿叉河對音也。水道提綱曰。色楞格河。自喀爾喀西北杭愛山頂之西南大幹諸山發源。東北流又東曲曲百數十里。有阿叉河。南自呼普蘇古兒山之西北麓。東北流來入之。北岸有山。疑卽元時和林上都地。山水迴合。西十四度一二分極四十九度三分。所稱阿叉河。當卽合池兒水也。

聽了這言語。使人與他子古出魯克說。

本紀太陽罕子屈出律罕卽此古出魯克對音。遼史天祚本紀。乃蠻子屈出律。卽乃蠻塔陽罕子。又元史抄思傳曰。乃蠻其先泰陽爲部主。祖曲書律。父敞温則又以古出魯三字爲曲書律。

達達每馬瘦。燒的火如星般多。其人必衆。人曾說達達每剛硬。眼上刺呵不轉睛。（猶云不瞬目逃。）上刺呵不躲避。（猶云不膚擓。）今若與他連兵。後必難解。見說達達的馬瘦。哨教百姓起了。越過金

山

金山卽前文六卷之阿勒台山也。亦作阿爾泰。又作阿勒坦。西域水道記曰。漠北大山曰阿勒坦山。譯言金山也。山頂極四十八度七分。西二十二度二分。其尾極四十六度五分。西二十度四分。西遊記曰。傍大山西行。鎭海相公云。乃滿國王。亦曾在此。爲山精所惑。食以佳饌。西南約行三日。復東南過大山。經大峽。中秋日抵金山東北。其山高大。深谷長坂。車不能行。三太子出軍。始闢其路。乃命百騎挽繩懸轅以上。縛輪以下。約行四程。連度五嶺。南出山前隔河止泊。

整搠軍馬。誘引著他行。比至金山。他瘦馬乏了。我肥馬正好。然後復回與他廝殺。可勝麼道。古出魯克聽了這話。說那婦人塔陽。又是怕了。達達每多。從何處來。多半與札木合一同在這裏有。

謂韃靼之族。同札木合各分其半。時札木合敗後。投奔王罕。王罕敗後。又投乃蠻。故有泰赤烏人也。

我父塔陽。於孕婦更衣處。猶云長於阿保之手也。牛犢喫草處。都不曾到。猶云生於深宮之中也。

如今怕了。說這等話。教使臣卻說將去。塔陽聽得兒子比他做婦人。說有力有勇的古出魯克廝殺時。休將這等勇來弱了。其臣豁里速別赤說。本紀作火力速八赤。

你的父亦難察必勒格在前於同等敵行。男子的脊背。馬的後胯。不曾教見。

言有進無退。故馬尾人背。不使敵人見之。

如今你如何又早先怕了。早知你這般呵。你母古兒別速。雖是婦人。教管軍呵。倒中。可惜可克薛兀撒卜剌黑老子。

乃蠻名將。嘗襲擄王罕桑昆妻子者也。戰敗則死。故曰可惜。

咱軍的法度。好生怠慢。莫不是達達的氣運來了。

達達謂太祖也。言塔陽恇怯必敗。豈非天命有歸也。

歎息說罷。於馬上打著箭筒另去了。

祕史言豁里速別赤先見。

塔陽聽了那話。怒著說。人死的性命。辛苦的身軀。都一般。您那般說呵。咱迎去與他廝殺。遂順塔米兒河。

會典圖說曰。塔米爾河出中左末旗東南山。東流南北合數水。經右翼中右旗。察罕鄂倫河出其西山。東北流來會。又東經額魯特前旗。入土謝圖汗部界。入於鄂爾坤河。水道提綱曰。他米勒河。亦曰塔米爾河。有南北兩源。南源出杭愛山北麓。在鄂勒昆源之西。三澗合而東北流。有西北流二水皆會。又東北始曰他米勒河。又北而會呵索郭特河。皆杭愛

廷式按豁里速別赤激太陽接戰與古田魯克之說正同。遂以致敗。恐非先見。

以北水也。又東北受諸水。又東北與北源會。北源出枯庫嶺東麓。在杭愛山西北三百里。三澗合而東流。又東北會三水始曰他米勒河。又東瀦爲台魯勒倭黑池。廣數十里。又東流有察罕烏林河。自西北來會。其南岸。卽布拉干北山也。疑卽和甯。又東北百數十里。而南源自西南來會。又東曲曲百里。折而東北百里會鄂勒昆河。此水兩源。俱五百餘里始合。又二百里入鄂勒昆。自杭愛山以北。枯庫嶺以東。諸泉皆匯入焉。

渡斡兒豁水。

卽鄂勒昆河之對音也。前文三卷作斡兒洹。

至納忽山崖東邊。

水道提綱曰。鄂勒昆河。又東北流。折正北。循庫庫齊老台山西麓。經西里布里都地之蘇都池東。又北受西來一水。折而東北。又東經納鄰庫勒墨地。南受北一小水。又東北至山麓。又東經都闌哈喇地北出山。有哈兒渾木克河。自東南來會。山卽庫庫齊老台山之麓。此山自南而北。折而東長二百數十里。當鄂勒昆東南岸。其東有溫泉。今按渡斡兒豁。則必在水之東南。有山處爲納忽山崖所在。納鄰庫勒墨地。似納庫卽納忽對音。

察乞兒馬兀惕地面。成吉思哨望。望見乃蠻軍馬。成吉思整治軍馬排陣了。自做頭哨。教弟合撒兒主中軍。斡赤斤管從馬。於是乃蠻軍馬。卻退至納忽山崖前。緣山立住。成吉思哨

望的。隨卽將乃蠻哨望的。趕至山前。彼時札木合亦在乃蠻處。

王罕敗後。西依塔陽。

塔陽問那趕來的如狼將羣羊。直趕至圈內。是甚麼人。札木合說。是我帖木眞安答。用人肉養的四個狗。曾教鐵索拴著。那狗是銅額鑿齒。錐舌鐵心。用鐶刀做馬鞭。飲露嘶風。斯殺時喫人肉。如今放了鐵索。垂涎著喜歡來也。四狗是者別忽必來者勒蔑速別額台四人。塔陽說。似那般呵。離得這下等人遠者。遂退去跨山立了。又問那後來的軍。如喫乳飽的馬駒。繞他母喜歡般來的是誰。札木合說。他是將有槍刀的男子殺了。剝脫衣服的。兀魯兀惕。忙忽惕二種人。塔陽說。旣如此。可離得這下等人遠者。又令上山去立了。又問隨後如貪食的鷹般。當先來的是誰。札木合說。是我帖木眞安答。渾身穿著鐵甲。似貪食的鷹般來也。你見麼。您曾說若見達達時。如小羖攦羔兒蹄皮也不留。

北齊書河間羖攦飛上天羖攦二字本此。

洪皓松漠紀聞曰。北羊有角者。百無二三。味極珍。善牧者每羣必置羖攦羊數頭。仗其勇很。行必居前。遇水則先涉。羣羊皆隨其後。以羖攦發風故不食。原注云羖攦音古力。北人訛呼羖爲骨。按羖攦小羊也。骨輭易嚼。故可吞噬不留。本紀曰。札木合從太陽汗來。見帝軍容整肅。謂左右曰。乃蠻初舉兵視蒙古軍若羖攦羔兒。意謂蹄皮亦不留。今吾觀其氣勢。殆非往時矣。遂引所部遁去。

您如今試看。塔陽但說可思。又令上山去立了。又問隨後多軍馬來的是誰。札木合說。是訶額侖母的一個兒子。用人肉養來。身有三度長。伸手爲度。度約六尺。是丈八也。喫個三歲頭口。披三層鐵甲。三個強牛拽著來也。他將帶弓箭的人全嚥呵。不礙著喉嚨。吞一個全人呵。不句點心。怒時。將昂忽阿的箭。

昂忽阿人名。蓋力士能以強弓射箭殊常。故其箭名昂忽阿箭。下文客亦不兒語意倣此。隔山射呵。十人二十人穿透。人若與他相鬬時。隔著空野。用客亦不兒名的箭射呵。將人連甲穿透。大拽弓射九百步。小拽弓射五百步。生得不似常人。如大蟒一般。名字喚故拙赤合撒兒。

拙赤蒙古語大太子也。合撒兒太祖同母長弟。

塔陽說。若那般呵。咱可共占高山上去立了。又問那後來的是誰。札木合說。是訶額侖最少的子。名斡赤斤。

元宗室世系表。烈祖神元皇帝五子。長太祖皇帝。次二搠只哈兒。次三哈準大王。次四鐵木哥斡赤斤。所謂皇太弟國王斡嚕那顏者也。次五別里古台王。案搠只哈兒。卽拙赤合撒兒。斡赤斤卽斡嚕那顏。

他性懶。好早眠遲起。多軍馬中。他也不曾落後了。於是塔陽遂上山頂立了。

札木合遂離了乃蠻。將對塔陽說的話。教對成吉思說。塔陽如今聽了我說的話。已是驚得昏了。都爭上高山頂上去。並無廝殺的氣象。我已自離了他。安答。你謹慎者。那日太祖見日色晚。圍著納忽山宿了。其夜乃蠻欲遯。人馬墜於山崖。相壓死者甚衆。明日拏住塔陽。

本紀曰。帝與乃蠻軍大戰至晡。禽殺太陽罕。諸部軍一時皆潰。夜走絕險。墜崖死者不可勝計。明日餘衆悉降。

其子古出魯克因不在一處。得脫身。領些人每走出。見軍追及。就依塔米兒河。要劄營不定。又走了。襲至阿勒台山前。

西遊記曰。抵金山前至白骨甸。地皆黑石。約行二百餘里。達沙陀北邊。頗有水草。更涉大沙陀百餘里。東西廣袤。不知其幾千里。古之戰場。凡疲兵至此。十無一還。死地也。頃者乃滿大勢亦敗。于是遇天晴晝行。人馬往往困斃。度沙嶺百餘。若舟行巨浪然。夜行天氣黯黑。魍魅魍魎爲祟。牛馬乏。皆道棄之。抵陰山前三百里和州。沿川西行。西卽鼈思馬大城。此大唐北庭。東數百里。有府曰西涼。西三百餘里。有縣曰輪台。宿輪台之東。南望陰山三峯。突兀倚天。又至回紇昌八剌城。並陰山而西。約十程。又度沙場。其沙細遇風則流。狀如驚濤。乍聚乍散。寸草不萌。車陷馬滯。一晝夜方出。蓋白骨甸大沙分流也。南際陰山之麓。踰沙又五日。宿陰山北。詰朝南行長坂七八十里。抵暮乃宿。晨起西南行二十里有大池。

方圓幾二百里。雪峯環之。倒影池中。沿池正南下。松樺陰森。衆流入峽。奔騰洶湧。曲折六七十里。二太子扈從西征。始鑿石理道。刊木爲四十八橋。次及一程。至阿里馬城。自金山至此。又西行四日。至答剌速沒輦。水勢深闊。截斷陰山。乘舟以濟。至一大山。又西行。度西南一山。至回紇小城。又西南過板橋渡河。至南山。卽大石林牙。其國王遼後也。乃蠻失國。依大石。盜據其土。士馬復振。案此記所言。卽古出魯克西奔之路。塔陽之禽。蓋在白骨甸大沙陀矣。

勢愈窮促。遂將他百姓盡收捕了。此時與札木合一同有的達達札答闌（札木合同族。）合答斤（不忽合塔吉後。）等種。也都來投降了。

本紀曰。於是朵魯班塔塔兒哈答斤散只兀四部亦來降。按朵魯班散只兒兩部。不見於祕史。朔方備乘曰。都爾班山。俄羅斯設有卡倫。在齊雅爾河西山西。其南與中國恰克圖接界。據此則都爾班與朵魯班爲對音。此部正在篾里乞部之北。正巴爾忽眞之地面。此爲脫黑脫阿所糾者也。又朵奔篾爾干。其後爲朵兒邊氏。當卽朵魯班部所自出。以朵兒邊氏。成朵魯班部。所居之地。今相沿稱都爾班山。亦可考見矣。散只兀部。其源出於孛端察兒之兄不忽禿撒勒只。其後爲撒勒只兀惕姓氏。見祕史前文一卷。大率諸部。皆札木合糾集欲滅太祖。其始稱合答斤十一部落。其後稱乃蠻十一部落者也。王罕既滅。塔陽

亦亡。惟篾里乞及乃蠻又竄入回回欽察。於是太祖極於所往。竟成混一之業。蓋亦有天意焉。

那裏將塔陽母古兒別速來。成吉思說。你說達達歹氣息。你如何卻來。成吉思遂納了。

案古出魯克於塔陽被戮之日。卽能襲罕元史稱屈出律罕者也。塔陽之母。有孫成立。計其年紀。卽屬後母。亦當在知命之年。恐非可納。且元史后妃表。凡三十九位號。並無古兒別速。祕史之言。似近於誕。尋孟珙蒙韃備錄云。北使入於彼國王相見命酒。同彼妻賴蠻公主及諸姬侍共坐。凡諸飲宴。無不同席。諸姬皆美色。四人乃金虜貴嬪。餘四人乃韃人云。則乃蠻被擄。乃是公主。其云國王。卽太師木華黎。非成吉思也。當由傳聞之誤。

廷式按前文亦離察亡。這婦人年少。注以爲或塔陽之後母。則太祖納之固無不可。此注似宜。

那鼠兒年秋。

此爲丙寅之前二年。太祖是時未稱皇帝。鼠爲甲子年也。

太祖於合剌答勒忽札兀剌地面。

此今喀喇塔拉額西柯淖爾地也。西域水道記曰。喀喇塔拉額西柯淖爾三源。東源爲庫爾喀喇烏蘇河。南源爲晶河。西源爲薩爾巴克圖河。皆注於淖爾。亦曰布爾哈齊淖爾。在安阜城北一百三十里。極四十四度三十五分至四十六分。西三十二度四十一分至三十三度二十五分。東西百五十里。南北八十里。周四百餘里。冬夏不盈虧。屈水於岸。自然

成鹽伊犂之境是焉仰給故又曰鹽海庫爾喀喇烏蘇河入自淖爾之東晶河入自西南薩爾巴克圖河入自正西其北岸卽塔爾巴哈台境也喀喇塔拉額西柯卽合剌答勒忽札之對音兀剌卽水也淖爾卽腦兒謂海子

與篾兒乞的脫脫阿對陣將他殺退追至撒阿里客額兒地面將他百姓虜了脫黑脫阿同二子忽都赤剌溫帶幾個伴當走了

忽都五卷作忽都合六卷作忽圖均一人也赤剌溫後文十一卷亦作赤老溫

初虜蔑兒乞時豁阿思蔑兒乞種人前文三卷作兀洼思答亦兒兀孫前文三卷或作歹亦兒兀孫將他忽闌名字的女子

后妃表太祖忽闌皇后守第二鄂爾多

獻與成吉思來時路間被亂兵所阻當遇著巴阿鄰種的官人納牙

其源出於巴阿里歹据前文五卷作納牙阿爲失兒古額禿之子文孝廉廷式云納牙諾延一聲之轉此官名也其說是矣

按納牙亦那顏之對音也蓋官名

答亦兒兀孫說這女子要獻於成吉思納牙說咱一同將你女子獻去你若先去呵亂軍將你也殺了女子也亂了因留住三日一同來獻與成吉思成吉思因納牙留了三日大怒著說仔細問了號令他問閒其女子忽闌說納牙曾說我是皇帝的大官人咱一同將這女子

獻去。路開因有亂兵。所以留住。若不遇著納牙留住呀。如今也不知如何。且不必問他。若皇帝恩賜呵。天命父母生得皮膚全有。問我皮膚便了。納牙也說我只一心奉事主人。凡外邦得的美女好馬。要獻與主人。除此之外。別有心呵。便死。成吉思說。忽闌的言語是。就那日將忽闌試驗呵。果然不曾被汚。因此成吉思甚加寵愛。將納牙放了。說此人至誠。以後大句當裏可以委付。

爲十卷封納牙中軍萬戶張本。

元朝祕史卷九

初虜蔑兒乞百姓時。將脫黑脫阿子忽都的妻與了斡歌台。

卽太宗英文皇帝窩闊台。前文七卷作斡闊台。後文十四卷作斡歌歹。

一半百姓反去。將台合勒山寨把住。成吉思命鎖兒罕失剌的子沈白領右手軍去攻。

本紀曰。蔑里乞俄復叛去。帝至泰寒寨。遣孛羅歡沈白二人。領右手軍往平之。又十七年夏避暑塔里寒寨。泰寒及塔里寒皆台合勒三字之對音也。

自去追襲脫黑脫阿。到金山住過冬。明年春踰阿來嶺去。

阿來卽阿林之轉聲也。此今汗阿林山。朔方備乘曰。汗阿林。在中國科布多西北。乃金山西北大幹。隨額爾齊斯河東岸以北者也。其山南起科布多境。層峯相接。山脈向西北行。其東麓有亨吉泊。其西麓有色爾喀斯喀拉泊。又西北有數水出東麓。注鄂布河。其西麓有大泊曰惹謨斯夸湖。湖水西流。入額爾齊斯河。

適乃蠻古出魯克與脫黑脫阿相合了。

本紀曰。元年發兵。復征乃蠻。太陽汗子屈出律罕。與脫脫奔也兒的石河上。三年冬。再征

脫脫及屈出律汗。按屈出律罕卽古出魯克。脫脫卽脫黑脫阿之對音。

於額兒的失不黑

本紀曰。時斡亦剌部不戰而降。因用爲鄉導。至也兒的失河。討蔑兒乞部滅之。脫脫中流矢死。屈出律奔契丹。朔方備乘曰。額爾齊斯河。源出金山。金山爲昆侖北支最大之幹。故額爾齊斯河。亦爲正北方最巨之川也。一曰也兒的石河。見元史太祖紀。一曰葉兒的石河。見憲宗紀。一曰也里的失河。見武宗紀。一曰額兒的失水。見祕史。一曰額勒濟斯河。見水道提綱。皆此水之異名也。西域水道記曰。額爾齊斯河二源。一源爲華額爾齊斯河。一源爲喀喇額爾齊斯河。二河合爲額爾齊斯河。西北流瀦爲宰桑淖爾。復從西北溢爲額爾齊斯河。西北流。又東北流。達俄羅國界。過托穆斯科。又過鏗格爾圖喇。又過森羅特城。又折而西北流。又東北流。過狄穆衍斯科。又過薩馬爾斯科。又東北流與鄂布河合。又東北流注北海。案不黑者水之稱。前文四卷斡列該不剌合同例。

都兒麻地面根源行。

案下文渡額兒的失水。則都兒麻在河東可知。前文六卷王罕將脫黑脫阿趕入巴兒忽眞脫忽木地面。此卽今俄羅斯託穆斯科對音。在色楞格河之西。額爾齊斯河之東。蓋託穆河源所出之處。故曰根源也。且都兒麻急讀亦卽託穆二字矣。朔方備乘曰。托穆河源。

出托穆斯科城東南山西流三百餘里。逕托穆斯科南繞過城西又西北流百餘里。注哈屯河。哈屯河會托穆河。又西北流逕格野斯歸城。又西北流。其下游與額爾齊斯河會。似其地矣。

元史巴而朮阿而忒的斤傳曰。帝征太陽可汗。射其子脫脫殺之。脫脫之子火都赤剌溫馬札兒禿薛干四人以不能歸全屍。遂取其頭。涉也兒的石河。將奔亦都護。先遣使往亦都護殺之。四人者至與大戰於蟾河。廷式案脫脫非太陽汗子。元史蓋誤。

整治軍馬。成吉思至其地。與他廝殺。脫黑脫阿中亂箭死了。其尸不能將去。其子只割將他頭去。

其子。忽都及赤剌溫也。

人馬敗走。渡額兒的失水。溺死者過半。餘亦皆散亡。於是乃蠻古出魯克過委兀合兒魯種去。

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錄。有畏吾兒地。注云至元二十年立畏吾兒四處站。及交鈔庫。又有柯耳魯地。今案委兀即畏吾兒。合兒魯即柯耳魯兩處對音。本紀太祖四年己巳。畏吾兒國來歸。即委兀矣。西游記輪台縣又歷二城。致回紇昌八剌城。其王畏午兒率衆部族及回紇僧遠迎。回紇畏午。皆委兀對音。則其部族在昌八剌城。蓋即元志西北地之彰八里也。

至回回地面垂河行。

垂河即今吹河。注見前文五卷。元史速不台傳曰。丙子帝會諸將征滅里吉部。速不台請

行。帝許之。選裨將阿里出領百人先覘虛實。速不台戒之曰。汝止宿必載嬰兒具以行。若挈家逃者。滅里吉不設備。大軍至蟾河與戰。獲其二將。部主霍都奔欽察。按蟾河卽垂河之聲轉。霍都卽忽都合勒之對音。又雪不台傳。太祖十一年戰滅里吉衆於蟾河。追其部長玉峪大破之。遂有其地。

與合剌乞塔種的人古兒罕相合了。

本紀所云屈出律奔契丹卽此也。乞塔卽契丹之聲轉。此古兒罕。卽西遼主葛兒罕。注見前文五卷也。讀史方輿記要曰。乃蠻在葱嶺西南。今按乃蠻當在金山。顧氏云云。乃古出魯克竄西遼以後。其國在今塔什干故也。西遊記曰。陸局河又四程西北渡河。有故城基址若新。或云契丹所建。既而地中得古瓦。上有契丹二字。蓋遼亡士馬不降者。西行所建城邑也。又言西南至尋思干城萬里外。回紇國最佳處。契丹都焉。案記云云。卽此古兒罕地。西使記曰。過亦堵兩山間。土平民夥。溝洫映帶。多故壘壞垣。問之蓋契丹故居也。計其地去和林萬五千里而近。按此亦西遼也。元史蜀興愛里傳。初爲西遼闊兒罕近侍。其云闊兒罕卽此古兒罕矣。

蔑兒乞的忽都合勒赤剌溫。過康里欽察種去了。

今俄羅斯地也。後文十三卷。稱康鄰十一部落卽此。元史不忽木傳曰。世爲康里部大人。

康里卽漢高車國也。欽察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錄。有欽察。有斡羅思。後文十四卷又作乞卜察十一種百姓。欽乞亦聲轉也。元黃溍康里氏先塋碑云。康里古高車國也。我太祖皇帝親征而略其地。其國之近屬。有二孤子曰曲律。曰牙牙。其母古麻氏。賢而有識。以二子置褚中。負以橐駞而來朝。則太祖已賓天。乃獻於太宗曰。此吾國之遺胤也。不可辱於奴隸。敢以來歸。幸它日爲天子使。上憐而撫育之。憲宗御極。二子召入宿衞。領昔寶赤扈從伐宋。母回康里而復來。世祖入正大統。給以土田。俾居興和天城之大羅鎭。母後以子牙牙貴。追封雲中郡夫人。牙牙贈功臣上柱國。追封雲中王。元史土土哈傳曰。曲出徙居西北玉里伯里山。因以爲氏。號其國曰欽察。其地去中國三萬餘里。夏夜極短。日暫沒卽出。曲出生唆未納。唆未納生亦納思。世爲欽察國主。太祖征蔑里乞。其主火都奔欽察。亦納思已老。其子忽魯速蠻遣使自歸於太祖。而憲宗已叩其境。其子班都察舉族迎降。元虞集句容郡王燕帖木兒碑曰。欽察之先武平北折連川按答罕山部族也。後遷西北。卽玉黎北里之山居焉。士風剛悍。勇而善戰。自曲年者乃號其國人曰欽察。爲之主而統之。曲年生唆未納。唆未納生亦納思。太祖皇帝征篾乞思火都。火都奔亦納思遣使諭取之不從。及我師征亦納思□不能理其國。歲丁酉。亦納思之子忽魯速蠻自歸於太宗。而憲宗受命帥師。已至其國。忽魯速蠻之子班都察舉族來歸。從討篾乞思有功云云。卽其地

也。

成吉思也回至老營。此時沈白攻破台合勒寨。即本紀之泰寒寨。詳見上。將蔑兒乞百姓盡行殺擄了。又先投降的蔑兒乞在老營內反了。被在營內家人戰勝。成吉思說。教他在一處。他又反。就教各人盡數分了。

那牛兒年。太祖稱帝前一年也。歲在乙丑。成吉思造與速別額台一個鐵車。教襲脫黑脫阿的子忽都等去。對說。他與咱廝殺敗著。走出去了。如帶套竿的野馬。中箭的鹿一般。有翅飛上天呵。你做海青拏下來。如鼠鑽入地呵。你做鐵鍬掘出來。如魚走入海呵。你做網撈出來。又說你越高山。涉大河。可趁軍每的馬疋未瘦。行糧未盡時。先要愛惜路閒。不可輕易圍獵。若要因獵做行糧呵。也要斟酌著馬的鞦幷閘環。不許套上。如此則軍每不敢走馬。若有違號令者。我認得的。便拏將來。不認得的。就那裏典刑了。可謹慎者。若天護助。將脫黑脫阿子每拏住呵。就那裏殺了者。再說。當初我小時。被三種篾兒乞拏我。將不兒罕山繞了三遭。這般有仇的百姓。如今又發言語去了。我欲教你追到極處。所以造與你鐵車。你雖離得我遠。如在近一般。行呵。天必護助你。

乃蠻蔑兒乞被成吉思收捕之後。札木合在乃蠻處百姓也被陷了。只有五個伴當。同做劫城。因上倘魯山去。

倘魯山卽唐麓嶺。亦作湯努山。元地理志曰。謙州在謙河西南。唐麓嶺之北。居民數千家。悉蒙古回紇地。沃衍宜稼。水道提綱曰。自阿爾泰頂東北大幹。經千一百餘里。又東百里爲湯努山。甚高大。西十八度三分。極四十九度四分至五分。

殺了一個獐羊燒喫。喫閒。札木合說。誰的兒子。今日將獐羊殺了燒喫。說後。五個伴當將他拏了。送與成吉思。札木合令人對成吉思說。黑老鴉會拏鴨子。奴婢能拏主人。老鴉爲人所賤惡。以喻奴婢。

皇帝安答必不差了。

言必有以處決。不令政刑倒置也。

成吉思說。自的正主。敢拏的人。如何留得。將這等人幷他子孫盡典刑了著。於是教當札木合面前殺了。卻使人對札木合說。我先曾教你做一隻車轅。你分離去了。如今既又相合。可以做伴。但忘了時共提說。睡著時共喚省。在前你雖另行。卻是我有福有吉慶的安答。若眞實斷殺時。你卻自的心痛有來。我初與王罕斷殺時。你將王罕的言語說與了我。是一次有恩於我。及與乃蠻斷殺。你以言語將乃蠻驚動。又是一次有恩於我。將這言語對札木合說知道者。

欲其知感而降也。王罕事在前文七卷。乃蠻事在八卷。

既說罷。札木合說。咱年少做安答時。不可消化的飲食曾喫。謂歃血。不可忘的言語曾說。謂盟誓。

因人將咱離間。所以分離了。想起在前說的言語。自羞面。不敢與安答相見。如今安答欲教我做伴當。做伴時不曾做得伴。如今你將衆百姓收了。大位子定了。無可做伴。你若不殺我呵。似衣領上蝨。底衿內刺一般。反使安答日閒心不安。夜閒睡不穩。

蟣蝨在膚。芒刺在背。使人不安。札木合以合縱連橫之才。欲舉十三部之衆除太祖以自王。假若得志。亦不能容太祖於臥榻。終爲韓彭之葅醢耳。固已計之熟矣。

你母聰明。你又俊傑。弟每有技能。伴當每豪傑。又有七十三匹騮馬。我自小亡了父母。札木合父

合答安。又無兄弟。合答安止一子。妻好說長話。婦有長舌。蒙古亦有此語。此似怨及孛兒帖喜新厭舊之譏。伴當不中倚仗。爲這般。所以有天命的安答勝了。如今恩賜教快死呵。安答得心安。倘又教不出血死呵。謂賜令自盡。我死後。於你子孫行。永遠護助也者。成吉思聽了這話。說札木合安答雖是另行。不曾有眞實害咱的言語。是可以學的人。他不肯活。待教他死。占卜呵又不入。

蒙韃備錄曰。凡占卜吉凶進退殺伐。每用羊骨扇。以鐵椎火椎之。看其兆坼。以決大事。類龜卜也。

他又是大名頭的人。

札木合之權略。次於項籍田橫。而勝於袁紹公孫瓚。

無緣故。不可將他害了。

殺之無名。不足以服其心

有個緣故。你對他說。在前搠只（即拙赤也元史每用此二字）答兒馬剌台察兒（前文四卷作給察兒）兩個的馬羣相搶劫的上頭。（事在四卷）你特地謀反。於巴（勒渚納地面斷殺。（注見四卷答闕巴勒主惕）趕入我者剌捏地面的狹處。（前文作哲列捏）教我好生恐懼。如今教你做伴。你又不肯。雖欲愛惜你性命。也不能得了。依著你言語。不出血教死者。令札木合就那裏不出血死了。仍以禮厚葬了。

成吉思既將衆部落收捕了。至是虎兒年。於斡難河源頭。建九腳白旄纛做皇帝。

宋甯宗開禧二年丙寅金泰和之六年也。本紀曰元年丙寅帝大會諸王羣臣。建九斿白旗。即皇帝位於斡難河之源。諸王羣臣上尊號曰成吉思皇帝。蒙韃備錄曰。成吉思之儀衛。建大純白旗以爲識認。外此並無他旌幢。今國王止建一白旗九尾。中有黑月。出師則張云。

封功臣木合黎爲國王。命者別追襲古出魯克整治達達百姓。除駙馬外。復授同開國有功者九十五人爲千戶。

成吉思說這駙馬幷九十五千戶。已委付了。

元史諸公主表曰。元室之制。非勳臣世族。及封國之君。則莫得尙公主。是以世聯戚畹者。親視諸王。

其中又有功大的官人。我再賞賜他。命失吉忽禿忽。前文四卷作失乞刊忽都忽四養子之一也。喚孛斡兒出木合黎等去。失吉忽禿忽說。孛斡兒出木合黎等。功多如誰。又要賞他。我自孩提。到你家內。見前文四卷塔塔兒之役。直至長成。不曾離了。我功少如誰。如今用甚麼賞賜我。成吉思說。你曾做我第六的弟。依我諸弟一般分分子。九次犯罪不要罰。如今初定了普百姓。你與我做耳目。但凡你的言語。任誰不許違了。如有盜賊詐僞的事。你懲戒著。可殺的殺。可罰的罰。百姓每分家財的事。你科斷者。凡斷了的事。寫在清册上。已後不許諸人更改。

元文類六十七馬祖常撰月合乃碑曰。國朝天造之始。總裁庶政。悉由斷事官。元史百官志曰。元太祖起自朔土。統有其衆。部落野處。非有城郭之制。國俗敦厚。非有庶事之繁。以萬戶統軍旅。以斷事官治政刑。任用者不過一二親貴重臣耳。元史紀事本末曰。太祖時設官甚簡。以斷事官爲至重之任。位三公上。

失吉忽禿忽說。我是最小的弟。如何敢與衆兄弟一般分分子。若恩賜呵。於土城內住的百姓與我。成吉思說。從你自斟酌著要。失吉忽禿忽既受了恩賜。卻喚孛斡兒出木合黎蒙力克等教入來受賞賜。

太宗紀曰。六年以胡土虎那顏爲中州斷事官。中州卽中土。胡土虎卽忽禿忽。蓋後事太宗朝之恩眷。亦根源於此也。

成吉思對蒙力克說。你自我幼時作伴到今。護助處甚多。無如王罕父子賺我去時。（事在前文六卷。）若不是你止當呵。幾乎陷入深水大火去了。我如今想著那恩。使我子孫也如何忘得。今後坐時。你當在角上坐。或一年。或一月。議論了賞賜你。直至你子孫不絕了。

成吉思再對孛斡兒出說。我小時有慘白色的騮馬八匹。被賊劫去。我襲著宿了三夜。與你相遇。你便與我作伴。一同襲去。又過了三宿。將我馬奪回來。（事見前文二卷。）你父納忽伯顏有家財。只你一子。爲甚肯教與我作伴。蓋因你有義氣。在後我又喚你作伴。你不曾違了。（前文二卷。）我被三種蔑兒乞逐入不兒罕山時。你又與我一同甘苦。（前文三卷。）我與塔塔兒於答闌捏木兒格思地面相抗著宿時。（前文五卷。）正遇著霖雨。你欲我歇息。披著氈衫。立在我上。不教雨漏。直至天明。腳只卻換了一次。這是你豪傑的效驗。

元史博爾朮傳曰。戰於火赤兀里。博爾朮繫馬腰閒。跽而引滿。分寸不離。故處。又嘗潰圍於克烈。太祖失馬。博爾朮擁帝累騎而馳。頓止中野。與木華黎張氈裘蔽帝。通夕植立。足跡不移。蔑里乞之戰。以風雪迷陣。再入敵中求太祖不見。急趨輜重。則帝已還臥車中。聞博爾朮至曰。此天贊我也。元文類閻復撰廣平王玉昔碑。述其祖博爾朮事。與傳略同。元文類二十四元明善忠憲王安童碑曰。木華黎謚忠武。與博爾朮博爾忽赤老溫號爲四

傑。太祖戰失利。單走澤中。天大雪。忠武與博爾朮張馬韉蔽太祖臥。上起視跡。二人之足不移。

其餘的事業。不可盡說。你又與木合黎。將合行的事。助我教行。不可行的事。諫我教止。所以得到這大位子裏。如今你的坐次。坐在衆人之上。九次犯罪休罰。這西邊直至金山。你做萬戶管者。

程大昌北邊備對曰。金山隋唐閒突厥阿史那氏得匈奴北部之地。居金山之陽。皇輿西域圖志阿勒坦鄂拉爲古金山。在庫爾圖達巴西北三百里。哈柳圖郭勒發源西南麓。其迤東境峯巒層沓。亙數百里。爲北路名山之冠。東爲舊藩喀爾喀蒙古諸部。西爲準噶爾部。張穆蒙古游牧記曰。阿爾台亦作阿爾泰。今作阿勒坦。蒙古謂金曰阿勒坦。卽古金山也。在科布多城西閣復廣平王碑曰。國初官制簡古。置左右萬夫長。位諸將之上。首以武忠居右。東平忠武王居左。翊衞辰極。猶車之有軸。身之有臂。電掃荒屯。鼇奠九土。柱天之力競矣。

成吉思再對木合黎說。咱在豁兒豁納主不兒地面。

不兒與必拉對音。蒙古稱河也。豁兒豁納。注見前文一卷三卷。

忽禿剌皇帝即卷一忽圖剌。歡躍的鬚鬆樹下住時。天告你的言語明白上頭。我自那裏想著你父

古溫豁阿。

元史木華黎傳曰。生時有白氣出帳中。神巫異之曰。此非常兒也。父孔溫窟哇前文四卷作古溫兀阿。

對你言語。曾說了來。爲那般。如今教你做國王。

元史百官志曰。太祖十二年。以國王置太師一員。木華黎傳曰。八月詔封太師國王。承制行事。贈誓券黃金印曰。子孫傳國。世世不絕。分弘吉剌亦乞烈思兀魯兀忙兀等十軍。及吾也兒契丹藩漢等軍並屬麾下。且諭曰。太行之北。朕自經略。太行以南。卿其勉之。坐次在衆人之上。東邊至合剌溫山。注在五卷。你就做左手萬戶。直至你子孫相傳管者。

蒙韃備錄曰。太師國王沒黑肋止有一子。名袍阿美容儀。不肯剃婆。焦只裹巾帽著窄服。能諸國語。元黃溍拜住神道碑曰。高祖孛魯嗣國王。奉太祖皇帝命。攻西夏。定河北。平山東。以功食東平郡。贈純誠開濟保德輔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魯國王。謚忠定。此木華黎之子也。碑又云。曾祖霸都魯從世祖皇帝伐宋。追封東平王。謚武靖。此木華黎之孫也。碑又云。祖安童事世祖。拜尚書右丞相。贈太師。追封東平王。謚忠憲。進封魯王。考兀都台成宗時以大司徒贈太師。追封東平王。謚忠簡。追封兗王。此木華黎之曾孫元孫也。碑又云王諱拜住。泰定元年贈太師上柱國。追封東平王。至元三年進封鄆王。

兀黃溍集拜住神道碑曰。五世祖木華黎從太祖皇帝滅克烈。太祖即帝位。以爲左萬戶。從破金入遼燕。專征遼東西諸郡。授太師鄆王。

子男二人長答剌麻碩理。次因牙納碩理。文宗賜名篤麟鐵穆爾。此木華黎之來孫耳孫也。

成吉思再對豁兒赤說。我年小時。你曾說先兆的言語。前文四卷。與我辛苦作伴。那時你曾說我先兆的言語若應呵。與我三十個妻。今已應了。這投降的百姓內。好婦人女子。從你揀三十個。

爲後文禿烏惕反張本。

再將三千巴阿里種。

源出於孛端察兒次子巴阿里歹。豁兒赤卽其後也。

又添塔該前文四卷作塔乞。又作塔孩。阿失黑後文十卷作阿失黑帖木兒。札合敢不之廚子也。二人管的阿答兒乞種等百姓。

前文八卷以一百只兒斤百姓。與塔孩把阿禿兒。後文十卷。札合敢不以二百人與其女亦巴合爲從嫁。太祖以亦巴合賜主兒扯歹。留阿失黑等百人做遺念。此二人所管百姓所由來也。阿答兒乞卷一前文作阿答兒斤。其源出於合赤溫之子阿答兒夕。

湊成一萬。你做萬戶管者。順額兒的失河水林木內百姓地面。

異域錄曰。額爾齊斯河。沿途俱林藪。有杉松。馬尾松。楊樺。榆。叢柳。櫻。蕙。沿額爾齊斯河岸。皆塔塔拉人居住。閒有田畝。

從你自在下營就鎮守者。凡那裏百姓事務。皆稟命於你。違了的就處治者。